解放日報

第二〇〇五號　社址：延安　今日出版一大張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夏曆丙戌年十月廿五日（小雪十一月廿三日）

遼吉地區 殲敵六百

【新華社東北十二日電】（遲到）日來蔣軍不斷向遼吉地區進犯，已遭民主聯軍有力打擊。本月十日蔣軍新一軍五十師一八四團一個營、六十軍新二十一師三團二營及胡匪共千餘向農安西南伏龍泉民主聯軍陣地進犯，當被擊潰，是役斃傷蔣軍二百餘名，俘營長以下六十六名，繳重機槍五挺、輕機槍七挺、沖鋒機槍三挺、長短槍四十三支、彈藥二萬餘發。同日駐楊大城子（長嶺縣屬）蔣軍六十軍暫廿一師三團所屬連及保安隊共三百餘人，向長嶺南十屋河口進犯，被民主聯軍包圍，除小部突圍逃竄外，其餘被殲。計斃傷敵七十餘名，俘副營長以下一百五十餘名，繳獲輕機槍九挺，小砲兩門，步槍百餘支。

新華社記者評蔣記「國大」

圖使內戰獨裁合法化

這種政治冒險證明蔣介石在政治上沒有出路 正同他將進攻延安是由於軍事上沒有出路一樣

【本報訊】新華社記者評論：蔣介石召集的所謂「國民大會」，在中國政治的社會階層中引起強烈的惡感。民主黨派拒絕參加所謂「國大」，所持理由是：這個「國大」是非法的，其目的在假借所謂「民意」確定長期的獨裁與內戰。所謂「國大」的絕大多數代表均係十年前由國民黨用指定、圈定、賄選舞弊的方法產生，在人民中間毫無信仰。今年一月政協會議上中共與民主黨派作了極大讓步以後，才在如下的條件下允許參加「國大」，即（一）按照政協決議修改憲草，並以此政協所修改之憲草在國大通過；（二）實現蔣介石的四項諾言，並改組國民黨政府為民主聯合政府，然後由民主聯合政府召集國大；（三）國大的中共代表與民主同盟代表須有足夠數量以保持否決權。現在政協修改憲草工作因國民黨阻撓未獲任何結果，國民黨政府不但毫未改組，且已擴大其政治攻勢與內戰，國大的召集完全由國民黨一黨所包辦，其新增加的名額亦由國民黨一黨指定，會期亦未經各黨派協議（而蔣介石在四月間曾宣佈過新的召集期應由政協綜合小組商定）。衆信蔣介石堅持在此種非法情況下召開「國大」，乃是企圖篡竊民意，便於繼續獨裁的所謂「憲法」，並使他的內戰得到所謂「憲法」的根據。這種情形使中共與民主黨派不可能採取參加「國大」而在會議中作反對派的方法，因參加「國大」，即表示根本違反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承認非法的「國大」，承認國民黨利用「國大」名義所通過的反動憲法，因而使中國人民子子孫孫處於蔣介石法西斯的獨裁統治之下。雖然有青年黨等參加，但中外輿論仍認所謂「國大」為國民黨一黨包辦的東西，並將青年黨等看作國民黨的附屬物。各種徵象都表明：蔣介石在這次政治冒險中，已因中共、民盟與其他有威信的民主人士拒絕參加「國大」而處於失敗的地位，所謂「國大」及其通過的所謂「憲法」都不會被中國人民所承認為有效。極度的孤立與觀察家解釋蔣介石出此下策的原因，乃是他在政治上沒有出路，如同他的進攻延安是由於他在軍事上沒有出路一樣。蔣介石已日益走入無法挽救的絕途，他的最後失敗的可怕日影已經日益迫近。蔣介石的召開「國大」和進攻延安，乃是他的滅亡的開始，正如召集「籌安會」與進攻雲南護國軍，是袁世凱滅亡的開始一樣。任何帝國主義的幫助都不能挽救其命運。蔣介石的召集「國大」與進攻延安，把蔣介石及其擁護者美帝國主義的兇殘面貌淋漓地完全暴露出來，因此就消除了中國人民對他們的任何幻想，因此就大大的加強了中國人民與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戰鬥到底的鋼鐵一般的決心。

冀晉民兵屢挫蔣偽 上月殲敵二百四十

娘子關附近擊碎敵十一次「清剿」

【新華社晉察冀十三日電】平漢正太鐵路三角地帶民兵武裝屢挫蔣偽「搶食」「清剿」陰謀。上月初，獲鹿蔣軍一個營附近敵偽保安團「還鄉隊」等一千五百餘，進犯章南、沙湖莊一帶，當地民兵奮起迎擊，連戰四日，斃傷蔣偽軍百餘人。正定蔣偽軍於上月初旬以傷亡六十餘名的代價，結束其一無所獲的「清剿」計劃，復於廿三日又糾集兩個連兵力東犯黃莊、大小慈邑一帶，當遭各村民兵抗擊，斃傷其五十七名。翌日蔣偽軍在冒端進犯中又被擊斃廿七名，旋即狼狽竄回。冀晉兩省咽喉娘子關附近鐵路沿線，蔣偽為「確保治安」，近曾連續發動十一次「清剿」，均被當地民兵粉碎。井陘蔣軍近迫使居民、礦工參加「還鄉隊」，激起各階層人民憤慨反抗。礦區內民兵武裝極活躍，警衛森嚴的天戶峪礦區即曾爆發大地雷一顆。

全村一個感想！

吳家棗園掀起自衛熱潮

吳滿有罵蔣記國大為豬羊大會 準備消滅蔣介石的進犯軍隊

【本報訊】本報記者林朗報導：在度過十年平靜而幸福的生活後，一九三五年土地革命時代的澎湃情緒又復歸於邊區農村中。當記者昨天到吳家棗園時，幾位農民搶着向記者訴說他們的紅纓槍長矛。李廣盛指給我說：「這是一九三五年打游擊時的矛頭。」經十年中他將它當作剪刀用，現在又成了鋒利的矛頭了。勞動英雄吳滿有對我說：「要打仗了，我準備參加游擊隊去！」他今年已經五十三了，上月廿八日在鄉民會上，他抑止不住他的激憤的情緒，將十八歲的兒子吳仲貴報名參軍，他的攬工漢生亮也自願參軍去了。全莊有八個青年自動報名參軍。吳滿有是邊區民選的國大代表，當我告訴他蔣介石單獨召開的「國大」已經開幕時，他氣忿地說：「把我們全莊的豬羊召集到一堆也能開一個『國民大會』吧，老百姓承得清就是豬羊大會。」他說邊區的人民立刻動員起來保衛自己的家鄉；革命前他一無所有，現在卻擁有三百多畝土地，存糧幾十石，牛羊二三十頭。「我們要保衛自己的土地和牛羊。」他說：「這些全是毛主席給我撐腰下的，每年我都要到毛主席那裏去幾次，他總是那樣親熱的招待我，給農民出很多好主意，他來到這裏已經十年了，我們要保衛他和共產黨中央！為窮人打來，所有的老百姓都是軍隊，消滅他狗日的！」十年前和他一塊兒來到吳家棗園的農民徐富立現在亦衣暖食飽，當記者問到他的感想時，他說：「現在全莊只有一個感想：準備消滅蔣介石軍隊的進犯。」打石雷的匠已經僱來，每個自衛軍×枚，每枚約重二三十斤。徐富立說：「我要打一千二百斤的，留上三石六斗糧的火藥裝在裏面，看他娘孫怕不怕！」村裏二十名自衛軍已組織好担架、鳳輪隊，記者留宿該莊，當夜自衛軍即決定抽出一十人開赴前線修築工事。翌日黎明，村長郝光華和吳滿有站在山頭振臂高呼：「把老鄉、槍手、鋤頭帶上，現在一滿是軍事行動了！」自衛戰爭的熱潮洋溢全莊；記者跨步在吳家棗園的路上，威震的農民自衛軍正沿着溝渠開赴前線。

淮海後勤隊 助羣衆生產

【新華社淮中十七日電】淮海各縣後勤隊幫助駐地羣衆生產。[illegible]十一個後勤隊於三天中即幫助駐地羣衆修窰房屋二百六十二間，補裂、犂地、收秋豆、翻山芋等二千餘畝，拾糞三百八十五挑。洪（陽）區各後勤隊員幫助群衆收了二[illegible]，一轉眼又下澗去。劉集區後勤隊見駐地莊稼已收完，就幫助群衆鋤麥。潞雲區新莊後勤中隊幫群衆種麥，牛力不足，組織五人拉一張犂翻地。群衆感激，宰羊肉款待他們。潞[illegible]大林莊群衆大姐們都自動幫助，縫衣補鞋，親熱為同家人。由於此一運動的開展，更鞏固了軍隊與群衆關係，又解決了一部份生產上人力缺乏的困難，也適當地改善了後勤人員的生活。

魯南蔣軍三千被殲

猛犯台棗段鐵路幾度受挫

【新華社山東十七日電】蔣軍進在魯南攻戰中使用毒氣彈。盤踞魯南棗莊、嶧縣、台兒莊等要點蔣軍廿八師八十旅、騎兵團及五十九及七十七師等部，於蔣介石宣佈所謂「停戰令」後之第一日，乃集中十餘團兵力，砲當十門，裝甲車十輛，向台棗鐵路綫上的竹園、獅子山等新四軍陣地進攻，新四軍指戰員憤慨萬分，奮勇抗擊，蔣軍不支，遂施放毒氣彈，[illegible]。是役計斃俘蔣軍三千餘人，新四軍於完成殲敵任務後，[illegible]。

關中民兵連戰告捷

截擊蔣軍到處碰壁 李家堡民兵堅持一夜擊退蔣軍一連

【新華社關中十六日電】關中報訊員綜合報導：入冬以後，關中民兵最近連續告捷，進犯蔣軍到處碰壁。山河百餘蔣軍於古歷九月廿五日晚分兩路犯我新寧一區賈義川、一段全村，被民兵隊擊退。區政府所捉牛金等四人，予以迎頭痛擊；另一股在張子村搶劫，代鄉長楊富珍同志當即親率民兵×人沖過敵人的重機槍火力，跳進早已修好的工事內，向敵人瞄準射擊，蔣匪只好丟下所搶財物，狼狽而逃。十五日半夜，駐淳化梁家莊蔣軍一連附機槍三挺，向我李家堡進攻，當地民兵一直抵抗到天明，終將敵人擊退；蔣匪心還不死，第二天又派來一名便衣探聽消息，偵察地形，準備二次進攻，因我民兵警戒嚴密，敵探剛進來即被活捉。栒邑高壽蔣軍派了×名便衣土匪、來我赤水李楊村搶劫，亦被民兵擊退，羣衆毫無損失。廿日蔣軍一連在搶劫我淳耀東西古莊時，被我民兵擊斃一名；殷花村自衛戰中，淳耀縣區民兵配合軍隊作戰，非常英勇，民兵排長高遇升和兩個隊員參加了沖擊組，他們在最前面，高遇升把民保手榴彈全部投向敵人的工事內，跟着游炸倒了兩個敵人，不幸這時他負了傷，別人要拉他下火線，他堅決的拒絕說：「打到底是人民的光榮！不要照顧我，我連累了大家。」話一落點，又把別人的兩顆手榴彈擲向敵人，還打了十多枚子彈。游擊隊長陳彩紅帶領着十多個人當時負責把守另一個口子，恰好碰到了×個敵人，他三槍射倒了兩個，嚇的那兩個也連滾帶爬的逃走了。另一部份民兵組織成爆破隊，平毀了敵人的七個碉堡。後據蔣管區人說，這一仗蔣軍傷亡十五六人。十一月五日晚六十餘蔣軍偷襲我新正關家川敵人，連續發動四次衝鋒，均被民兵擊退，當我了民兵趕往時，敵人早已逃散。

各綫民兵迭獲勝利

爆炸、突襲、破路、打冷槍

歷城地方武裝掩護土地改革擊敵一營

壽縣地方兵團與襲擊蔣偽兩役殲敵百餘

濼東民兵連續打擊出犯蔣軍殲敵八十

清水河等地邊沿區民兵斃偽俘偽軍六十

洪趙人民展開保田運動不斷困擾敵人

【本報訊】魯中、冀東、晉北、晉南、綏南各綫民兵與地方武裝活躍，不斷出擊，使進犯蔣軍處處孤立據點。茲將各地情形分誌如下：

【新華社山東十六日電】魯中歷城縣地方武裝活躍於邊沿地帶，掩護中心地區土地改革，一月來曾配合邊沿民兵連續襲擊蔣軍，四戰四捷，繳獲一個營，使土地改革順利完成。中心區某區防民兵，在幫助「邊沿區兄弟們徹底翻身」口號下，陸入邊沿區展開地雷爆炸，並幫助當地羣衆分配土地，使該縣二百餘村二萬二千餘畝土地轉入貧苦農民手中。上月廿六日洪焊、臥龍兩區四千餘農民特集會慶祝『土地回家』，並展開擁軍和保田運動。

【新華社晉綏十七日電】本月初晉北某地方兵團深入敵後擊潰臨縣城出犯蔣偽[illegible]一百餘名。本月二日[illegible]出擊，某地方兵團接援，經五十餘里之追擊，激戰三小時，將蔣偽直追至應縣城郊，俘偽副連長以下五十餘名，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數支。翌日該偽復糾集偽警百名，由偽副鄉長彭連效先親自率領，竄犯[illegible]

[illegible]，民兵各方打擊進犯者，先後打掉蔣記七個保長，另一偽蔣記保長回執後[illegible]請願隊，[illegible]：「要先把[illegible]保長，不然[illegible]」。蔣軍白天架好電綫，晚上即被民兵剪斷，一次收割電綫三次，散線廿餘斤。[illegible]個民伕被迫給蔣軍送子彈，乘蔣軍潰退時故意落後，把十九箱子彈送給了自已的部隊。[illegible]北[illegible]縣河邊民兵於一日殲滅兩個蔣記鄉公所，生俘五十名，繳十餘[illegible]。

一週綜合戰報

（十一月十至十七日）

各綫蔣軍不斷撕毀所謂「停戰令」 我軍自衛反擊中收復八處重要城鎮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蔣介石的「停戰令」就是作戰令已為一連串的事實所證明：（一）胡宗南已將進攻邊區和延安部隊集結洛川、中部及韓城、宜川等地，並以空軍增兵榆林，馬鴻逵部業已進逼三邊邊境。連日來，蔣介石空軍侵擾陝甘寧邊區及延安上空。（二）山東蔣軍於十一日佔領[illegible]，魯南蔣軍配合空軍、坦克亦於同日出犯。豫北安陽蔣軍於「停戰令」生效次日竄入觀台[illegible]。（三）[illegible]。（四）晉察冀蔣軍十二日再次轟炸[illegible]。（五）晉北大同敵人分路出犯，十一日佔雲崗，十二日佔佁岳。（六）東北蔣軍沿四（平）洮（南）路北犯，十一日侵佔[illegible]之後，（六）綏遠[illegible]。一週以來，我解放區軍民於堅決自衛反擊中，亦獲勝利：（一）膠東八路軍攻克平度城，十三日克萊東，十日又收復固色、壽光，蔣軍陷被夾擊危境。膠濟路一線蔣軍原在五個師，已被我拚殺一營力量，將犯郯東、渤海，但一錄當地軍民堅決反擊，[illegible]之際。現蔣方已將留在海南島的第四十六師（原東）悉數調到山東，企圖再犯平度。（二）台兒莊出犯蔣軍拚命打通台棗鐵路，十二日受挫損失三千人。（三）晉北八路軍反擊出犯閻軍，本月初相繼收復崞縣、五台、定襄、平原、忻口、平社等要點，閻軍重要據點忻縣城已陷於孤立。（四）蘇北漣水四周被佔地區均告收復，半月內消滅進犯蔣軍千餘人，有效地打擊了蔣方切斷蘇北解放區交通的企圖。

總觀一週來蔣軍雖竭力圖擴大進攻，但後備枯竭，無法增援，處境日益困難。

灌雲東海半月反擊戰中 收復全部失地殲敵千餘

【新華社華中十九日電】灌雲東海分區於蔣偽軍侵佔灌雲（新浦）、東海（海州）之後，在自衛反擊中，收復了十月上中旬被蔣軍七十四師（原九十八軍）攻陷的全部失地，包括灌雲縣城以南、漣河以北、六塘河以東、新浦以西一百餘平方公里及平明約以南、上莊以北、瓦屋蓋以東三十餘里之三角地區。計經大小戰鬥八次，共斃傷蔣偽官兵五百一十八名，生俘蔣軍連長偽大隊附副長警以下五百八十一名，繳獲槍榴彈五十一挺，步槍三百二十七支，子彈五千餘發。

晉北閻軍侵佔雲崗後 鄆城漣水蔣軍分途進犯

【新華社晉綏十七日電】晉北閻軍侵佔[illegible]後，即以第二二二師[illegible]十一日由大同出動，侵佔雲崗[illegible]同一日[illegible]東紅[illegible]口向[illegible]地區進犯。十二日[illegible]第五[illegible]之紅門[illegible]，同時，[illegible]。

【新華社山東十七日電】[illegible]

【新華社華中十七日電】蔣介石發佈所謂「停戰令」後，[illegible]

蘇皖五天游擊戰中 斃俘蔣軍二百餘人

【新華社華中十四日電】綜合各地游擊戰報：新四軍洪澤湖水上部隊於三日以半小時[illegible]紅門，擊潰出高良澗（淮陰西南七十餘里）襲水路北犯孫子洞、高家渡蔣軍，斃蔣軍四十餘人，繳獲鋼板划子十艘，木船廿餘隻。新四軍另部於一日夜襲進犯[illegible]北十里之井兒頭，斃俘蔣軍排長以下四十七名，繳步槍十八支[illegible]拾十餘支。灌雲新四軍一部於二日襲擊侵佔[illegible]（灌城西四十里）之蔣偽軍[illegible]長以下十餘名，繳步槍十八支。鹽阜區子弟兵一部，於上月卅日深入蔣後方游擊，未發一彈，俘蔣軍砲兵七人。江都民兵於九月廿一日擊退丁溝、小祀兩鎮出擾蔣軍六百餘，斃傷其五十名。

近萬翻身農民參軍

黑省展開保田保家運動

【新華社東北十七日電】東北各地翻身農民為保田保家紛紛參加主力軍。黑龍江一省，迄今即有九千八百人參軍。該省四分之三的貧苦農民都已獲得土地。龍廟、東莊半月內報名者達一千六百餘人，綏棱、高山、三合三個屯的農會主任均親自送子參軍。高家屯農民趙運才孫分得土地房屋後，把六十三歲的老母交給農工會照應，自已報名參軍。

【新華社冀東十三日電】冀東八路軍地方武裝積極打擊出犯蔣偽。本月二日駐三河以西蔣偽部之蔣軍九十二軍獨立團二營三百餘出擾，被當地民兵擊潰，斃傷蔣軍十餘人，俘七名，繳輕機槍三挺，擲彈筒一個，步槍十餘支。唐山西之韓城蔣軍七十餘於上月廿七日竄犯柳湖村，被游擊隊擊退，繳輕機槍一挺，步槍五支。廿九日駐流裕偽壯丁隊再犯柳灣被我伏擊，俘大隊長以下八名，繳步槍十餘支。玉田地方武裝於上月廿九日襲擊玉田七里之海子村蔣軍據點，斃其七名，俘四名，繳步槍四支。[illegible]邊路村。當被我地方兵團截擊，除一部逃脫外，彭道等官兵五十餘均被生擒，並繳獲輕機槍九挺，長短槍五十五支。

【新華社綏德十七日電】綏南蔣軍侵佔區民兵上月廿三日於[illegible]附近作戰，[illegible]軍一列，死傷其[illegible]。下旬綏城偽軍四十餘出擾，觸民兵預埋之地雷，死傷六人，當即寫同涼城。近傳蔣各鄉保公所恐慌異常，紛紛逃竄。自十月廿一日至本月五日清水河、平魯、偏仁邊區游擊隊民兵共斃偽俘偽軍六十餘人，其中有校級官長三名。繳長短槍三十六支。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五日電】洪（洞）趙（城）人民曾對展開保衛家鄉的「高郵運和偷襲運動」。在蔣軍侵入洪洞趙城時，曾沿途遭受自衛英雄高郵達和偷清霸的冷槍射擊，第一天就斃傷蔣兵三十餘名，蔣軍還稱傷兵二十多名。以後凡有蔣軍和特務武裝的地方，就有高郵達和他的槍聲。抗日老英雄偷清霸在蔣軍侵入後，就立即組織了爆炸手和槍手，活躍在鐵路上，經常破壞蔣軍據點間的電綫，在高郵達和偷清霸的影響下，湧現了大批自衛英雄民兵隊，如自衛英雄楊思、崔思元，在一次伏擊中，一個人就擊斃蔣軍三人。

綏中[illegible]幹部 堅持鬥爭忠貞不屈 郭鄉長臨刑怒斥賣國逆賊

可歌可敬！

【新華社華中十五日電】堅持蘇中蔣後鬥爭的幹部忠貞不屈，英雄輩出。十月廿四日，如皋白蒲區[illegible]鄉長郭月波被蔣記「自衛隊」架去，逼令他跪下，郭堅決抗拒，並怒目橫眉罵道：「我怎能跪在賣國賊面前的！」郭英勇犧牲消息傳出後，郭父立即送他六兒子月軒參軍，為小兒子月波報仇。現月軒已穿起他弟弟留下的軍服，發誓：「不報弟仇心不甘！」紫石縣雙灣區長林村副村長陳文發，在反抗蔣後鬥爭中，不幸被俘，蔣軍威逼他「自首」，陳嚴詞拒絕，壯烈犧牲。靖江[illegible]幹部被蔣軍殺害時猶高喊：「我們共產黨人翻身，死也光榮；你們這批賣國賊如何[illegible]！」孤山區[illegible]鄉中反抗鬥爭，[illegible]，特務誘他「自首」，王拒絕說：「生為共產黨人，死為共產黨鬼」，十月七日被蔣軍綁架，施以吊打等毒刑，迫其屈服，堅貞不屈，從容就義，群眾士兵也稱讚佩：「不愧！不愧！有種！有種！」靖江城郊正氣鄉共產黨員[illegible]同志曾在上海印刷工人，回鄉後因抗日積極，被選為保長，蔣軍侵佔靖城後，屢迫其出任偽記保長，均遭嚴拒。十月十[illegible]日被蔣軍捕去，[illegible]殉難。

讓蔣介石寸步難行！
甘泉羣眾星夜趕製地雷
農村到處響起叮噹造雷聲 區長親至各鄉巡視備戰工作

【甘泉訊】此間羣眾熱烈響應保衛邊區，使進犯蔣軍寸步難行的號召，計劃百分之卅。四區三、四、五鄉在五天內造好地雷××顆，熬成火硝××××斤。三區已造成×百多顆地雷的火藥。羣眾備製雷器熱烈，農村到處可聽見「叮噹！叮噹」的造雷聲。二區四鄉許家某村民合動員後，經日夜[illegible]，分村男女奔着日鞍、鐵錘，搖搖，在破窯內川流不息的走出走進購硝，胡運生、陳虎等十幾個小孩也在忙碌的搖着。城區市場上六十多歲的陳老漢也動手親自搗了兩口袋硝，城內紹興區的[illegible]數硝，[illegible]，三斗多土出了五斤，硝鉀色雪白，硝芽二寸多長。市場上菜賣伍家入指導羣眾造雷，打雷殼，造雷管，買了一盒洋火，試驗拉火器。造雷中幹部份子解決困難，打發此間造雷運動的主要原因。縣長高居良不住的在縣上[illegible]動員會前兩天，即給本三區三鄉幹部李某漢同去後即推動羣眾，李老漢回去後即推動羣眾打雷殼。在縣長下鄉前三鄉即已打好一百雷殼。縣府任教的城區楊家促、深夜[illegible]，[illegible]把各部業中在一起，給了硝土給大家熬硝方法。大家聽說[illegible]後馬上回各鄉指揮造雷。三區政府[illegible]會中[illegible]，已動手打了四個石雷殼，之，三區二鄉即買了斤半鋼，打了兩個雷頭，把。另一方面使備戰工作和生產配合進行，把補土、熬硝、打雷殼等事分給婆姨、老漢去進行。（余勞力則集中去鑿石。張閣玉、王守仁、丁自生、劉生）

蔡與邊縣鄉堅持土地改革
武裝保衛下開展倒糧鬥爭

【新華社晉察冀中十六日電】蔡中蔣後緊鄰黎（興）寶（坻）公路線之某地游擊隊，在民主政府民兵游擊隊支援下，勝利完成倒秋糧鬥爭。該鄉共六個保，九月前已完成了五個保的土地改革，剩下一個保靠近邊界的保也完成了調查登記，九月下旬，蔣軍等估秦寶縣後，該鄉惡霸周平之等即乘機勾結蔣軍，將翻身農民既得果實——土地糧食等掠奪一空，羣眾只得暫時忍受。該區民主政府開訊後，即率領民兵游擊隊趕進該鄉，分赴各村召開貧僱農會議，討論為什麼不能收糧。羣眾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紛紛要求鎮壓惡霸。六日該鄉羣眾即協同政府將周平之等五人逮捕，從此人心大振，立即向地主進行倒糧鬥爭，兩天內即勝利完成任務，該鄉並進一步組織了人民武裝，保家保田。

延長二區組成爆炸組 延川禹居區襲就拐架

【延長訊】延長二區四、五鄉在××天中旬做好××多斤炸藥，造好××多個雷管，全區共組織了×個爆炸組，已經做好××多顆地雷，於本月三日已將雷狀運於各個雷區中，炸藥已分佈到各個雷組。（鄉樣東）

【延川訊】禹居區羣眾經過政府三天的宣傳動員，已經做好拐架一百零五副、石雷××個。七鄉幹部與世恩同志親自指導羣眾扭架。在該鄉太和寺殺了四副，區府當長開發生親自領導工人鑿開天區文安縣開村打石雷卅二個。該年時開村民會討論修理拐架。會後該村裴九林說：「這都要緊今晚就要動手。」當晚提天明就做起五副拐架。（白金祥）

訪問記
——無定河畔高舉義旗的——
胡景鐸將軍

晉·金

「誰願意替蔣介石當內戰砲灰，誰就成為無定河邊的白骨。」胡景鐸將軍懷着激憤的情感接見記者。他仍住在波羅鎮的指揮部裏，在上月十三日拂曉，他就在這地方高舉義旗，退出內戰。

胡景鐸將軍和他指揮下的部隊已在這些地區駐防將近三年。這些官兵大部是來自秦嶺涇渭流域，幾年來，將介石、胡宗南對他們家鄉的踐踏蹂躪，激起了士兵們巨大的憤怒。而還離家鄉的兵士們幾年來在蔣介石的歧視壓迫下，也經過瀕悲哀的歲月。自從榆林飛機場決定擴大修築以後，他們的命運立刻罩上了一層黑幕。

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綏包、榆林已成為西北國防的前哨，那時蔣介石卻沒有一點積極國防的打算；可是，在抗日勝利一年之後，在蔣介石、傅作義向人民的城市張家口發動進攻並悍然佔領以後，他們卻忙着在這裏擴修一個有一千二百米長跑道的重機場，並限令十月底完成，以便在這裏空運蔣介石的嫡系部隊。

胡景鐸將軍就在這時發出了警告：「這是蔣介石向陝北人民進攻的開始，是陝北雜系隊伍死亡的天宣告！」而早在今年的春天，胡景鐸將軍即在自己的部隊中進行了反對內戰、準備起義的組織與教育，

他創設了三期軍官和士兵的訓練班，這些活動，都已被特務發覺，在十分緊急的情況下，在一個星期六的前夕，胡將軍親率領他的部隊退出內戰死亡的絕境。

胡景鐸將軍今年才卅三歲，是西北革命先烈胡景翼將軍的六弟。他的童年跟着他的長兄在直、豫、湘等地過着軍營生活。十五歲，他離開北方到蘇州東吳大學附中去讀書，九一八事變後，他投入了學生抗日運動，參加了到南京請願的偉大行列。不久，他回到陝西來組織抗日義勇軍，招集起幾百個青年學生和青年農民，但當他的活動被當局阻止以後，他就率領一些青年軍到關麟徵部裏去，因為日的門爭，那時，他才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當一九三三，塘沽協定簽訂後，滿懷熱血的愛國青年無地從那裏走開，他憤憤抗戰爆發，他正是從國民黨陸軍官學校訓練出來擔任高桂滋第十七軍學兵隊隊長。這個熱愛祖國的青年軍官便自告奮勇，請求上前線殺敵。他參加了南口、平型關、忻口以及後來晉南、中條山等戰役。在中條山時，他所率領的補充團第三營，在全軍以勇敢善戰著稱。因為他在部隊的作戰、教育、作風上，能仿效了八路軍的某些辦法，因此成為堅強的力量。

四年前，十七軍負責爭的創傷從前線回來了，胡將軍那時已升任二五二團團長，而在同時，國民黨已派遣了自己的特務，鑽到這支雜系部隊中去活動，於是，這位主張團結抗戰的軍官，終於被特務所陰謀排擠。與十七軍有着九年深厚感情的胡將軍，不得不忍痛離開了它！並且，痛心地看着它被蔣介石所派去的特務分化、篡奪。

他從陝南又轉到了陝北。在這個被沙漠包圍的城市——榆林，又一次看到了傷心的事實。榆林是蔣介石派來的特務的城市，有卅多部，他們監視、破壞和密告，勾當的鬼蜮、所帶的電台

胡景鐸將軍在這裏又看到了魔鬼投射在二十二軍身上的陰影。復與特務頭子徐子佳竊佔了八十六師師長，原在廿二軍有功的副師長張朵芹被排斥，給了一個空頭參議，而由余加了復興的團長張雲衢篡任，大批軍官學校的學生被派來篡奪老軍官的職位。

今年以來，蔣介石對廿二軍的壓迫更加厲害，曾三次命令縮編，七月裏，徐子佳到北平參加陳誠召開的軍事會議，曾經打電報回來說：「二十二軍要保存力量，就要打幾個漂亮仗，而當他匆匆從北平飛回榆林的時候，他就帶來了瘟疫菌——趕修榆林機場，限十月底完成！胡景鐸將軍說：「蔣介石要二十二軍為他火中取栗，二十二軍的前途只有死亡。」他低下頭來，為還有著三十來年歷史的軍隊的厄運而痛心。他抬起頭來，繼續說下去：

「蔣介石佔領張家口以後，假裝談和平談得好了，然而，他們對榆林的陰謀計劃，不正是揭穿了他們罪惡的和平煙幕嗎？」

「蔣介石在取得一次勝利以後，一定會變得瘋狂的進攻，會更加緊對雜牌部隊的壓迫，現在是一切非嫡系部隊快要決定時候了：還是跟着蔣家自己，救國家而脫離內戰呢？還是與蔣介石斷絕，甘心充當內戰的炮灰呢？前面已出現了高樹勳、曾又參、潘朔端、郝鵬舉、孔從周走這條的道路，只有向這條路上走！」

「那末，將六師今後的奮鬥目標是什麼？」他們的士兵中間，門早已流傳了這樣的口號：

「將士中人民在一起，站在陝南！你說，這口號不是很好的說明自己是將領系果決而完滿的值地作了答覆。」

當我們從指揮部裏走出來，赤霞正映着南飛的天空，一塞給起頭來遠望無定河、北沙漠上綿延著名的長城，朗誦着的詞句：

「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發展農村紡織 撥發農具種子貸款
一邊吉專員縣長聯席會決議

【新華社北四日電】吉邊專區日前召集專員縣長聯席會議，已勝利閉幕。會議決議政府投資五千萬元發展農村紡織事業，並以現在的一萬五千斤棉花作實物支援。另撥五千萬元農貸解決明春生產中籽種與農具問題。行署朱其文主任在總結報告中指出，今後財政方針為整理稅收，實行統籌統支，明令除五類稅收（統稅、貨物稅、營業稅、進出口稅、田房契稅）外，只徵收公糧，其標準為土地生產物百分之十至十五。經濟方針是

晉冀魯豫中央局致電太岳區黨委指示土地問題
決定實行填平補齊
土地改革雖基本實現但還未澈底
必須保證貧苦農民獲得全部勝利果實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日電】晉冀魯豫中央局日前致電太岳區黨委指示該區如何實現耕者有其田，指示首先指出：根據太岳區的實行的情況，耕者有其田已基本實現，但仍留有尾巴。在大發展階段土地改革已很多地方還不澈底，不少地方清算還不澈底，他們仍保留在地主手中，有些農民還未得到或者得到土地很少，有的則因貧苦農民還不得到土地，有的因村幹部民兵分得土地過多，即因執行政策思想的機關部隊佔據不少土地，此種情況，中央局為使少數地或無地的貧苦農民都能得到土地，使全體農民有田可耕，特決定實行「填平補齊運動」。指示指出：我黨土地改革的方針，是執行農民多年來實現耕者有其田的願望即耕地歸還的基本要求。做法是採取清算反奸，反惡霸，減租查租等方法，使農民站在有理、有利的合法地位，公平合理取得土地，澈底消滅封建剝削。填平補齊做好，就能完全達到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目的。指示最後指出這種填平補齊辦法只宜在土地改革不澈底的地方實行，而不應普遍的機械的採用。為了保持和加強幹部與羣眾的團結，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如有多分得土地的幹部和民兵，應經過解釋說服必須將所多分得的土地，讓出給貧苦農民。而機關部隊佔據土地，必須採取多種辦法如以政府法令及羣眾大會的決議等方式，保證全體貧苦農民公平合理的得到土地改革的全部果實。

美國金元外交 與希魔手腕無異

美議員布非特稱

【合眾社華盛頓十五日電】共和黨議員布非特稱：他將要求國會立即調查坦克之出入口，說他認為坦克是用做政治工具的。布氏稱：「我們最近得

邊府獎懲幹部令
志丹生產節約堪稱模範
吳堡公糧按時入倉素不尾欠
甘泉縣府領導不深入工作受損失

【本報訊】陝甘寧邊區政府為獎勵志丹、吳堡，嚴懲甘泉特於七日給各專署縣（市）長頒出幹部獎懲令：財政廳的報告，認為志丹縣政府在近年財政自給過程中，真正執行了邊區政府生產節約的政策，並完成了全縣的自給任務。在生產方面，該縣主要依靠農業，沒有做過商業生意；節約方面，全縣幹部四年來做一套棉衣，其他被服，襪衣、鞋襪以及日常用品，概由個人生產解決，他們還艱苦奉公的精神和節約作風，堪為全邊區建立縣財政的模範。吳堡縣在歷年征收公糧中均能保證按時入倉，素不尾欠，還把一征糧工作認真負責的精神亦該被表揚。除財政廳已撥付志丹縣政府邊幣二千萬元，為該縣加強改善財政出獎金外，特決定傳令嘉獎志丹縣長趙玉文、吳堡縣長魏希文及該兩縣擔任財經工作的幹部，以示激勵。並望各縣幹部虛心學習並對自己的工作加以檢討和改進。

根據延屬專署的報告，二次委員會認為甘泉縣政府今年的領導工作不深入，一般號召多，工作計劃空洞，缺少具體辦法，如紡織、文教、衛生等項工作均陷於自流；縣級幹部下鄉幫助和檢查工作很少，致不少莊稼均未鋤草，荒蕪耕地達二千餘垧之多，並有獨斷專行現象，如任意砍伐林木；各級領導，政府不加檢查改造。對於幹部教育做得很差，形成很多幹部不安心工作，甚至少數幹部假私生產。由於領導上的這些毛病，使甘泉縣的工作受到了相當的損失，因此二次委員會特依據政府幹部獎懲條例，決議給予該縣縣長高居良記大過一次，惠光縣長記過一次，以示懲戒，希望該縣縣府工作徹底進行檢討，切實注意改正。並希望各縣以此為戒。

【新華社晉察冀十日電】冀中××縣開展以農業為主的生產運動——在明年大生產中消滅熟荒，提高農作物的品質，防止荒完，發展紡織業及提倡植棉種蔬，畜牧等要求，各種日用必需品的合作經營。

學校新聞

▲十三日早晨，太陽紅紅的照着花石砭，清涼山大禮堂學生正開「自衛軍延安了自衛軍」成立大會，宣佈學生委員名單後，幹部接着是李敷仁校長講話，他號召說：「我們是學生，一拿起桿子就要向前」——「我們要學習埋地雷、拾扭架、當護傷兵、參軍服務」。一句話，要像戰鬥的笑聲：「戰爭中發出偉大的小的組織修改文」。（文科通訊）

▲關東中學為紀念十月革命節大會，於六號舉行全校一的軍事技術，比賽項目：跳高、三、擲手榴彈、射擊、刺槍、擲球。（買五、田徑賽）六七日上午舉行講述比賽會，中講運動：「響應邊區賽，勝利競賽第一，以資鼓勵。（鄭開發）」

越南新閣組成
胡志明電告聯合國秘書長

【新華社越南河內十六日電】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頃致電聯合國大會秘書長賴伊，越南民主共和國新政府業已組成。新政府之目的在於實現越南的獨立、統一與民主。並將與世界一切民族合作，以促成自由、和平、民主在全世界之實現。新政府的成員如次：主席胡志明、總理兼外長胡志明。外交次長黃明鑑，內長胡達圖，內次洪南、國防部長吳尼嘉，國防次長逵光布，司法部長胡定衡，司法次長譚剛東，國民經濟部長（尚未命任），次長范文東，財長黎伐韓，次長莊凡布，國家建部長年凡吟，次長年卡開，農長年龍，次長閱戶塔，交通電訊部長樊東，勞工部長年凡道，保健部長宋巴凡（以上均係化名），政府代表黎致敬。胡志明（簽字）。

蘇贈捷一工廠
捷克石油可自足自給

【本報訊】布拉格航訊：蘇捷雙方於八月十日曾簽訂協定決定由蘇聯贈予捷克工業以價值數十萬萬克朗的工業工廠。此項巨大之斯大林工廠現已成為捷克的國家財產，該工廠係戰時德國人建築起來，生產人造煤油。根據蘇捷所簽訂的戰利品協定，蘇聯在事實上有權保留此一工廠。根據新協定給予捷克的斯大林工廠及其他任何工廠，不須任何賠償。斯大林工廠在將來能夠滿足捷克全部燃料要求，這樣一來，捷克在石油方面可以自給自足。戰前必須由德國輸入的許多化學與醫藥產品，現在可以由斯大林工廠製造。

…業。對於該城市工商業決定在銀行六千萬元業務貸金中進行投資貸款，並自本年十二月起，分別減免營業稅與產銷稅。對於行商小販則減稅一年，以資獎勵。

香港華僑報紙社團
斥蔣憑藉外力殘害僑胞
號召南洋僑胞充實力量為民主奮鬥

【本報訊】據香港通訊：香港華僑報紙社團對九月五日國民黨反動派指使菲律賓警察逮捕僑界人士事件紛紛提出抗議。民主同盟南方支部發表聲明指出國民黨反動派因不能直接在海外摧殘民主力量而陰謀借刀殺人。華商報社論稱：「這是國民黨反動派公開向全體海外僑胞挑戰的開端；是國民黨政府實行內戰、獨裁、賣國的政策，徹頭徹尾失去民族立場的表現」該報回憶「自菲島重光以來，中國反動派對僑胞的迫害，即已開始。至菲奸羅哈斯上台當總統後，國民黨反動派以為時機已至，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與美國總統商談壓迫僑胞的手段，中國駐菲官員近兩月來，不斷向菲政府密告那些文化工作者為『鄉匪』的首領。事實上所破壞的鄉匪，大部是國民黨份子。國民黨反動份子對民主事業仇恨之深，陰謀之毒，由此可見一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港粵分會及香港中國作家協會在致被捕者的慰問信中，斥責國民黨出賣同胞的行為，並號召全南洋僑胞加強和充實自己力量，繼續為民主奮鬥。

利歸趙，證明國務院撤回對捷克之貸款，是證明的追巴爾幹諸國接受其政治意志所使用之策略是一樣的。」布氏指斥美國金元外交，他和希特勒的相似。

英艦繼續在阿領海挑釁
阿國再向聯大提抗議

【合眾社倫敦十七日電】莫斯科廣播：阿爾巴尼亞再次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請賞英國海軍的挑釁行動。廣播道在之頓賞文書內稱，十一月十二日有大批懸有英國旗的軍事船隻自各方面駛近阿爾巴尼亞海岸，經常在阿國領海上行駛，其目的在威脅並以此挑釁。據稱：十一月十三日大批英國船隻及漁船以捕魚為藉口在沙蘭它附近進入阿國領海，英船隻上經常向空中或向水內施放機關槍，意圖挑釁。廣播引用這在電文稱，我向聯合國提出抗議，反對英國的單方行動，為阿國人民認為這是侵害他們神聖的主權之行為，此主權河國人民準備臨時為之流血。莫斯科廣播稱：英美領導消息報對此事件評稱，美國破壞阿國主權的行為是非偶然的。正是由於英美代表的活動才使阿國不得加入聯合國。又稱：美國和英國的行動之後跟着撤回軍事使團，還給人一種印象：即事非偶然。

魚肉人民 灤縣漢奸

【本報訊】灤縣：【十一月九日電】灤縣灤縣保安隊第三師師長之王遂，原任偽灤縣縣長特務、偽軍人員，自日寇投降後，即被國民黨政府收編，仍令駐於北寧線上，照常魚肉人民，凡稍反對該隊者，即被認以漢奸之罪名，逮捕私審。近因所出日報十月廿日登載：「開灤礦務局陳明王遂籍故勒索工人代表被捕」之消息，王通工人代表楊佐森母子的包者投告一頓，次日該社主任王遂常即派王部逮捕拷打，並警告他說：「你們報館太管閒事了，以後對於灤縣漢奸事情，不准刊登。」現王已向當局提出抗議。

長春老百姓 厭恨蔣家軍

【本報訊】據十月十六日成都華西晚報載「長春近影」稱：（一）長春妓館林立，儼然一座小城。自妓館充斥，現在城東南角上專門建築了一處妓女集中營，名叫「歡樂地」，這兒好像一座小城，四周用灰磚築成圍牆，東西南北門，城內五十多家妓館，七百多個妓女，國民黨的官兵成天在這裏鬼混。（二）長春老百姓對蔣軍抱着厭恨的態度，穿美式服裝的人，下火車出站間馬車「有座兒嗎？」「沒有！」車夫準會回答你「沒有！」。日落西山，車夫趕車回家去，都是先把車皮卸下，免得蔣軍搶坐。該通訊稱：「老百姓厭恨蔣軍是的人，他們已經從經驗中學會了對付他們的方法。」

吞沒黃金 值廿五億

【本報訊】據十七日北平新生報載：妹埠近被揭發一數達廿五萬萬以上的舞弊案。據稱該案罪犯為安徽省企業公司協理周宗夫，負責「接收」敵偽的福成、民華等公司物資及安民銀行。他吞沒了安民銀行價值二十五萬萬元資金和福成、民華的全部物資，改營中原公司，經理寶與綏紛歸及大眾公司該案「內情複雜，牽涉頗廣」。

·晚企業公司·協理·

…週費及損失等，均由其大、現茶商以絲利可圖，均將茶葉囤存倉庫，任其散爛。

平青美軍 三起暴行

【本報訊】據北平新生報載，十一月九日及十日平市接連發生美軍傷人事件兩起，受傷者名何永惠及韓惠芳，兩人當時皆乘行車，為飛馳美軍吉普車撞倒，重傷入醫。另據青島美軍以爆炸為兒戲，十月十八日晚報載，十月中旬某日一美軍用汽車行經街道時，車上美軍丟下爆炸性雷管一枚，一兩歲小孩被炸死，腦漿湯子都炸了出來。不久又發生第二次爆炸事件，一位姓劉的郵局職員受重傷。

暴政惡果
汕頭駛曼谷輪中
飢餓窒死者數十

【本報訊】東京廣播：潮汕一帶，因人民不堪今年暴政壓迫，求生路，以致往來汕頭與南洋各地間之輪船擁擠不堪。據合眾社東京十五日電：上海「東方日報」稱：汕頭駛暹羅京城曼谷之商輪中國籍「大寶山號」輪乘客四百人，但僅可容三千餘旅客，另一輪僅能容三四千三百乘客，後者搭了一千五百人。旅客被迫打開艙蓋以維持生命。（於中途餓死或窒息而死者數十人。）

茶商將茶存倉 任其腐爛敗壞
國外銷路無法維持

【本報訊】中國茶業對國外市場的銷路，幾已無法維持。因英國已限制華茶進口，法國也限制華茶貿易，美國則根本禁止華茶進口。且茶葉在國內成本已超過國外售價一倍以上，若再加

反抗徵兵
淄博蔣佔區老百姓 掀起索夫索子運動

【本報訊】淄川博山蔣佔區人民激烈反抗徵兵，該徵家屬已掀起索夫索子運動，博山西河區婦女、老人曾齊集縣府門前，要求還他們的丈夫和兒子，縣府人員手忙腳亂，派哨佈防，如臨大敵。淄川某區亦發生同類事件。現各鄉區公所門前到處有婦女擁哭索丈夫和兒子。

中國四大家族

（五續）

陳伯達

以四大家族為主體的官僚工業，除了在資本已佔絕對優勢之外，還再就動力來看。先從全部的工業。例如：在三十一年統計：全國共有發電廠一一四家，其中官營十六家，民營九十八家，動力設備合計：五、〇六九四馬力，其中官營佔四、〇六九匹，而民營則佔九八〇四。就發電：佔總數將近百分之八十六的民營工廠，僅佔動力總數百分之十九；而佔總數百分之十四的官營工廠，所佔動力卻為百分之八十一。又例如：據該年統計，共有冶煉廠十家，內官營六，民營四，其發動數方面，官方佔多，資源動力設備則合計為二、六二八四馬力，內官營二、三〇七四，民營三二一〇。就是說：官營工廠佔動力百分之八十八，而民營所佔動力僅百分之十二（註十五）。但要知道：這所謂民營的煉鋼廠和冶鐵廠中間，其中資本較多，『規模較宏大的，當首推中國興業公司的鋼鐵廠』（註十六），現在也是『民營』公司（戰時『官商合資』的公司）的資本主要人不是別人，正是孔家的部屬；把這些公司算在外，冶金業中真正民營自由工業的動力比起官營來當然更顯不足道了。前面說的是冶金業，至於一般的情況則如下述：『把官營企業與民營企業作一比較，則後得官營企業之資本，平均每單位二百萬元，而民營企業之資本，則每單位尚不及二十萬元，官營企業每單位有百四馬力，而民營企業則每單位為三十四馬力，官營企業每單位可得二百餘人，而民營企業則只五十餘人』（註十七）。就是說：各個企業單位，在資本上，民營的平均還不及官營的十分之一，在動力上，民營的平均還不及官營的三分之一，在人工上，民營則為官營的四分之一。

以四大家族為主體的官僚工業，在總生產量上，步步地佔領優勢。例如鐵的生產，在廿九年官營的百分比是五‧七六，民營是九四‧二四；三十年官營是一五‧〇九，民營是八四‧九一；三十一年官營是二五‧六四，民營是七四‧三六；三十二年官營是五〇‧九六，民營是四九‧〇四。又例如鋼的生產：二十九年官營是四一‧〇六，民營是五八‧九四；三十年官營是五四‧一七，民營是四五‧八三；三十一年官營是八〇‧八六，民營是一九‧三一；三十二年官營是九一‧六五，民營是八‧三五。至於一般說來，那末，各種生產工具的生產，在二十九年官營是二二‧九五，民營是七七‧〇五；三十年官營是一三‧二〇，民營是八六‧八〇；三十一年官營是三六‧四五，民營是六三‧四六；三十二年官營是三四‧四五，民營是六五‧四六。材料用品的生產，在二十九年官營是一三‧五八，民營是八六‧四二；三十年官營是一九‧四二，民營是八〇‧五八；三十一年官營是二四‧一七，民營是七五‧八三；三十二年官營是二四‧八四；民營是七五‧一六。消費用品的生產，在二十九年官營是三八‧七九，民營是六一‧二一；三十年官營是三九‧一二，民營是六〇‧八八；三十一年官營是五〇‧三三，民營是四九‧六七；三十二年官營是五一‧八三，民營是四八‧一七（註十八）。

上述這一切關於以四大家族為中心的官僚工業的資本、勢力與生產量在戰爭中之集中國度和速度，恰是說明了獨佔的規模和獨佔過程的加速，而非獨佔的活動範圍，經直接所不包；從重工業到輕工業的一切部門。同時，上述的數字也告訴了我們：四大家族『官辦』工業之資本的集中比生產的集中還要迅速，這又說明了四大家族的工業獨佔是依靠超經濟的掠奪和獨佔的活動的結果。

其次，我們再考察四大家族『商辦』形式的工業。例如前面提到的以孔家為主的中國興業公司：在戰時工業最集中的四川省內，較大的工廠有三百九十餘家，資本總額合計三億四千四百餘萬元，而中國興業公司資本就最大，佔一億二千萬元（註十九），即佔三分之一以上。又例如原來在宋家控制下的『雍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二十九年成立，全由中國銀行投資，到三十二年五月間為止，已完成及未完成的，已有十八個單位，被稱為『西北工業之民營』，也即是獨佔西北工業的大托拉斯。此外，陳家經營的，如大成企業公司，中國工礦建設公司，華西建設公司等，也是帶着獨佔的性質。所以，不只是四大家族的官辦工業對於民營工業是獨佔的地位，而且四大家族在『民營工業』內，也是以『民營』或『商營』的面目，取得獨佔的地位。

但這一種窒息和殺戮民族工業生產的工業獨佔，四大家族所獨佔的工業之封建、買辦、軍事的性質，正如前所述，是由於它是用暴力掠奪和依賴外資而來，但這只是其中之一項；第二，是由於它們是用於鎮壓人民的暴力（在滿蒙上是發有軍事工業或軍需工業的性質），而以服務反人民反民族為目的；第三，又是由於它們本身經營的腐朽腐敗性和落後的歷史倒退性。關於後面這一項，我們將在本章後面加以敘述，這裏不多費了。

（三）獨佔網因『慘勝』而擴大

『慘勝』以來，日寇長期在中國用野蠻的強迫勞役和強制吞併所建立、而為無數中國人民血汗所造成的龐大工業，同樣地轉到新征服者四大家族之手。四大家族及其爪牙佔有了接收這許多工業，曾經你爭我奪，但不論是落到四大家族那一家之手，它們都是把內容充實的工廠一律霸佔為已有，名為也叫做『國營』（我們已經常說過：它們那個『國』本來就是它們私有的），而又『將破爛不堪者，向商民公開標賣，叫人民來上鉤』。和金融與商業的獨佔一樣，四大家族因此就大大擴大了在工業的獨佔。據本年五月間有人作粗略的估計，『官營』企業的資本已約佔全部產業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註二十），但恐怕還不止此數。

四大家族及其系統下的人物利用其所刼收日寇在中國產業的基礎，一方面組織了全國性的各種工業獨佔，一方面又分別在全國各個區域內組織了各種工業獨佔。關於前者，例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紡織機械公司，中國蠶絲公司，中國石油公司，中央電工器材廠，中央造船公司，中華水產公司，正在發動中的[illegible]公司，等等。這些公司的獨佔規模都很大：目前如全國紗錠共約四百萬錠，中紡公司所接辦者即達二百餘萬錠，此後還計劃繼續擴大。中國石油公司規定資本十億元，現正擬增資為五十億元，據聞：『該公司現特擬即大量拓展玉門、台灣、東北等地之油礦，並擬劃定礦區、蘭州、漢口、上海、華北、華中、華南七區為分公司，務使該業網絡佈全國各地』。中央造船公司，據稱亦『將為全中國造船工業中規模最大之單位』。至於各大區域的工業獨佔組織，在上海方面，『業已在報上發表過的，例如上海材料供應事務所，電工器材廠，上海機器廠，上海造船廠，上海煉油廠，江南電氣局，上海化工廠，台灣煉糖廠上海分廠，中國無線電材料公司，等等；在華中方面，已在報上發表過的，例如，華中鋼鐵公司，華中礦業公司，等等，其中華中鋼鐵公司，『據說該公司成立，如業務全面擴充，將僱用職工五千人，工人兩萬餘，尚有與國專家三百人』。在台灣方面，已在報上發表過的，例如，台灣肥料公司，台灣電力公司，台灣電化公司，台灣紙業公司，台灣糖業公司，台灣機械造船公司，等等。其中台灣糖業公司，聞已即將有名，係接受了敵人的四大托拉斯，共有四十二廠，糖場二百餘萬畝，年產砂糖一四〇萬噸（現在有三廠復工，職員五千人，工人一萬五千人），準備壟斷全國的糖業。在華北方面，蘇聯社曾有以下較詳細的報導：

『北平訊：國民黨宗系官僚資本，利用「接受」，壟斷了平津的重工業，並竭力吞嚥殘存之民營工業。在重工業方面，經濟部「接受」的重工業與規模較大之工廠，已移交行政院資源委員會者，共計三十三單位，組成所謂華北八大公司：即冀北電力公司、華北鋼鐵公司、華北水泥公司、天津機器廠、天津製紙廠（即敵人之昌和製紙廠）、天津化學公司、天津紙漿公司、及中央電工器材廠天津分廠等，直屬南京資源委員會管轄，受資源委員會派駐任委員，介乎宋子文與翁文灝之間的孫越崎「指導」。此外尚有即將成立之井陘煤炭公司，由資委會與河北省府合營。至於敵人在華北開發會社所設立的重工業精華，全為宋系官僚資本所獨佔。天津輕工業中規模較大，利潤較豐之紡織業，亦為宋系官僚資本所壟斷。由經濟部「接受」之紡織工廠十六單位，包括北平天津分廠，唐山分廠，天津紡織廠，上海雙喜紡織天津分廠、大康紡織、裕大七廠及木工廠，機器修理廠等，全移交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天津分公司，組成天津中紡七廠，擁有紡錠三十二萬餘枚，佔全津紡錠百分之八十四。中紡天津分公司經理為楊亦周（曾任中國銀行分行經理），亦屬宋系。另外經濟部「接受」後發還原業主者，如英商開灤煤礦、英美合營之頤中煙草公司、及永利化學、久大精鹽、啟新洋灰、耀華玻璃四廠等，於發還時除開灤、頤中外，餘為都均經「接受」清冊中載有增加資本一項及部份成品原料之遺留，規定除歸「國」有，作為官股，由參與董事會，官僚資本逐漸掌握工廠大權。例如耀華玻璃即將政府在原有財產或官股五萬股，佔總額數之半，並增加官股的董事會名額，會以翁文灝為的董事長，除以上三項外，其餘經營各廠亦應立即標賣或出租民營，但經濟部仍將現在最大或有利可圖者如：東亞烟草、中華燐寸、新源化學、東亞油漆、亞細亞鐵廠、華洋等，歸為自營。剩下「標賣」者，只化學機器廠居多，河底又均按敵人移交清冊照原值三千倍標售，稍完整之工廠均在二萬萬元以上，使一般工業家無力購買。如工業家欲協代表李鴻廠之投標，即因低於標底，未能標出租。』

至於在東北方面，凡是四大家族刼收到的地方，先是部同樣地演了一齣『接受之戲』：四大家族的部下『你也接受，我也接受；你也搶，我也搶，文與武爭，官與民爭；有力者都公然霸佔，無力者暗中盜竊』（註二十一）。據七月間報載：『若干大員及闊少，已開始組織公司，準備順手牽羊，演官僚資本的老戲法』。蔣家朝廷把東北拋棄如敝屣，待中國共產黨及與一切東北抗日人民十四年間流了無數的血，配合了蘇聯紅軍，把日寇驅逐出去之後，四大家族的魔爪伸來了。東北人民已把蔣家的統治呼為『二滿洲』。東北的重工業和主要的輕工業被四大封建買辦家族變成了獨佔的私產，並準備作為征服中國人民的重要工具。

四大家族這一切新的獨佔工業，有些仍然也叫做『官商合辦』，例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的資本百分之六十叫做『官股』，又百分之四十叫做『商股』，『官股』當然是四大家族的，『商股』呢？是『中國銀行』的。四大家族一個魔手是『官』，又一個魔手是『商』；四大家族從來所謂『官商合辦』，就是四大家族的兩個魔手的合辦。當自由工業家們對於這種中紡官商壟斷提出抗議的時候，宋子文出來聲明，過了兩年之後當紗廠出售，事實也就是準備在一定時候由四家的『官辦』轉讓給四大家族的『商辦』。

（四）把中國變成『美國的工業邊界』

四大家族一方面霸佔了本為人民所有的日寇工業，同時又把這一切獨佔的工業變成美國大洋行的附屬的、買辦的兒孫公司。差不多現在四大家族所獨佔的主要重工業或輕工業，都有美國財政資本的參預或作主、或者負責設計，或掌握技術，或者是合資及貸款。總之，資本、技術、人物、管理、訓練……一切的一切，都要『美國買辦化』，都要『美式裝備』。抗戰前和抗戰初期，四大買辦家族的獨佔工業主要是與法西斯德國合作，是由法西斯德國『總其成』，現在法西斯德國倒了，四大買辦家族的獨佔工業是與美國帝國主義者合作，主要美國帝國主義者『總其成』。三十五年三月五日中央社曾有以下的報導：

『據美國「援華」月刊稱：美國努力幫助中國「工業化」（？？？！！！），現已超過計劃階段，許多實際計劃正在實施中：（一）一九四七年年底以前，將有五千美國技術專家來華；（二）美國商工程師團已完成關於大規模之電力網和工廠及鐵路運輸設備之調查，並有美國水泥公司數家擬在建立工廠，完全出美國材料及供給訓練之人員加以協助；（三）由美貿易專家充任中國經濟部的顧問，負責品質之統一及標準化工作，中國絲年生絲之生產預料可達五億美元，對於美人所需要之中國茶葉、磁器及其他產品亦推行類似之標準化工作；（四）油類之調查勘測亦在中國內地舉行，係由美國油類公司之有力集團所支持，即此集團將在中國組織企業組合以經營油業。代表包含五十種美國工業之三百五十家公司之中美工商業協會，已為實行上述計劃之原動力。據中美工商協會估計，中國將向美國購買價值一億二千五百萬元之化學製造品設備，價值八千五百萬元之電氣生產機器，價值一億八千萬美元之鋼鐵，價值二千四百萬美元之機器製造機，價值一億六千萬美元之紡織纖維器。如欲使台灣及東北之工業恢復平時生產，將需二億美元，交通運輸如鐵路、航運、空運、公路等設備以及改進在建一萬五千英里之公路與兩年內完成六千英里之新公路，將需八億四千萬美元』（註二十二）。

這裏不難備一一列舉在四大家族獨佔下各個企業的美國買辦化的具體情形。以下舉出電氣工業作為一例。據合眾社八月八日電：

『西屋國際電氣公司樂克斯宣稱：該公司已與中國資源委員會訂立二十年合同，為價值四千萬美金之電工器材製造工廠擔任其設計工作、並訓練其生產方法、訓練人員及詳列其所需機件。樂氏稱：……渠正從事商訂其他十五至二十宗此種合同』。

在四大封建買辦家族統治下，將完全成為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這在工業方面也更明確明顯地表現出來了。美國戰時生產局長納爾遜對美國加里福尼亞的商人們說：『美國商人必須將中國視為美國之工業邊界，其實際不比二十世紀初美國西部之邊界更大，至少亦與之相同』。納爾遜稱如此始可維持美國在遠東的領導權（註二十三）。中國人要知道：美國帝國主義者經過四大家族的統治不但把中國視為指揮之下，而且經過四大家族的統治已把中國視為與美國『西部之邊界』相等的邊界了。

但四大家族把中國變成『美國的工業邊界』，對於上述四大家族與美國合作設施的事實，還只是它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四大家族的大門對美國在華直接設廠。四大家族所經營的官公司，就是舊的給美資在中國更大的特權。關於這問題，民族自由經濟學家馬寅初曾時常大聲疾呼過。馬氏說：『新近政府公佈的「新公司法」中第七條和第一百九十二條中沒有規定外國公司在他們本國的總公司必須「營業」。——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因為照新公司法的規定，外國在華設立的分公司既不必呈報資本額，那麼他們可以隨便增加資本額而逃避中國政府的所得稅，另一方面，他們可以在本國向自己的政府說，總公司既未發業，當然也不必納較重所得稅。這樣他們可以逃避一切的徵稅，試問在這種狀況之下，中國的工商界如何能夠和這種「外國公司」競爭。』馬氏又說：『立法委員們固知道這關係中國民族工商業以及整個經濟前途太大，會據理力爭，但無防被高委員會的幾個大老反對——這幾個大老中，大多是擁有雄厚資力的官僚，一面與買辦資本勾結，想借此發財……』。可見政治的現實究竟是現實的，我們是在四大家族的手裏，而不是在立法委員的手裏，雖然有立法委員反對，但新公司法結果還是公佈了。據五月間報紙所載：『據悉：有數家美國石油廠正與某官僚企業公司，準備來華經營石油等業，其次是嚴斯丁電氣工廠，已與我國簽訂合約，決定在華境內建造電氣工廠，目前與我國簽訂合同，在我國設廠之外商尚有水泥廠數家，輪船製造廠及化學工業製造廠各一家，即美國煉乳牛奶廠公司亦準備與我國簽約在華設廠』（註二十四）。但這些都不過是『紛紛』的消息的一部份，而且不過是開頭而已。

（五）民族自由工業遭受毀滅的打擊

與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和外國金融資本獨佔中國工業相照的，乃是民族自由工業的悲慘地遭受毀滅。在抗戰中，除了已被四大家族吞併的以外，當時倖存的民族自由工業，又是被排擠和壓榨得很痛苦的，這在前章關於財政獨佔方面，我們已說到了。一個自由工業家曾說過他們悲慘的條件：官營工廠『利用國家（指蔣家朝廷獨佔的國家）雄厚資力及優先條件（如不納稅，無關支，原料之方便）成本可以減低，相競之下，致使民營工業萎縮不前』。四大家族的『商辦』工業，當然同樣地依靠其政治獨佔與金融獨佔，佔有許多超經濟的優越條件，並得有特別的財政援助，例如：三十三年四行工貸給『民營』工業的一億五千萬元中，孔家祥熙為主人的中國興業公司一家，便貸得七千萬元。

不久之前，一個作者曾補充了『慘勝』以來增加的經驗，對於官僚資本壓倒民族自由工業的條件，作了以下概括的敘述：

『第一是侵入了生產事業的各部門：官僚資本在「商民無力經營」和「國營事業爭取世界市場」的冠冕口號之下，穿了「國營」的偽裝，囊括了生產事業的各部門，例如中紡公司壟斷了紡染織業，中國蠶絲公司獨佔了江浙的蠶絲事業，經濟部獨佔了全國最重要的煤、鐵、銅、鋅、鉛、錫、汞、鎢和石油等礦的開採，以及鋼鐵、機械、電器化學和製糖等工業，交通部門獨佔了鐵道、輪船、汽車、航空及其有關的一切製造工業，糧食部獨佔了麵粉、碾米、榨油等工業，農林部接辦了許多工廠和機器，教育部接辦了和文化事業有關的各種工業，使各該部門，成了經營的機關，都遇到了業務上的勁敵。

第二是動力的控制：工業生產的主要條件是動力，動力的源頭是煤炭，煤塊的運銷，自勝利以後，是歸經濟部的燃料委員會統治，官營、民營工業的用煤，都由該委員會配給，可是我們民營工業不僅不能獲得和官營工業平日的供應，甚至連保障源源不斷的取得，並且根本沒有經常供應的保證，向必須仰給於黑市，黑市價格，比較官營工業獲得的配給價格平均要高出一倍到十倍——燃料委員會對於官營工業的配售價，每噸最低三萬餘元，最高十八萬元，而黑市價格則在三十萬元左右——這就增加了民營工業的成本，削弱了和官營工業鬥爭的力量。

第三是原料和器材的獨佔：原料和器材，也是工業生產的必要條件，目前不論是本國生產的，或自外洋輸入的，都被官僚資本集團壟斷或控制着，舉例說：自海外輸入的紡織工業的原料棉花和羊毛都被中國紡建公司所獨佔，敵偽用剩的紙漿和遺留下來的製紙設備，都被以經濟部名義經營的各紙廠所使用，勝利初期，被用來製造鈔票紙，專供中央印製局印製法幣，後來因官定外匯的不合理，國內物價高於國外物價，印鈔縮小範圍，將大部份的印鈔工作，委託外商印理，鈔票紙需要減少，乃改造各種紙張，迫紙業用完了，就計劃把紙廠的資完標賣，一另小小的企業造紙廠，就與洋商資金僅二百億，在這種情形之下，民營工業，用什麼力量來爭取生存？

第四是市場的爭奪：官營事業的目的說起來很堂皇，是在爭取海外市場，然而官僚資本偽裝的「國營」工業實際上都在和民營工業爭取國內市場，例如中紡公司在表面上是以接受敵人的舊市場為任務相號召的，因為紡紗接受的敵偽工廠的配備，比較適宜於紡製四十支以上的細紗，細紗的國內市場銷路較少，可以爭取國外市場，充實外匯。宋院長於去年十二月下旬，對記者發表談話，闡明紡建任務，也因此自誇，然目前紡建竟捨細紗不紡，而改紡二十支和十六支等粗紗，這不是放棄國外市場，回到國內來打天下嗎？民營工廠設備較簡陋，紡製粗紗，比較合算，但是官營紡織業要和民營競爭，民營工廠的經濟條件，那裏還能得住呢？

第五是買辦資本相勾結：爭取商業利潤，國內市場衰落，利潤優厚的場合，官僚資本家和買辦資本勾結，運用政治上的特權，制定不合理的匯率，造成國內物價高於國外物價的時機，和人民爭取商業利潤，例如紡製十六支到二十支粗紗，國棉盡可採用，而官僚資本集團偏要輸入美棉，紡錠國內可以自製，而偏向美國輸入若干萬枚。因為輸入貿易有利，便計劃組織大規模的貿易公司，運用政治的特權，壟斷貿易，使民營的進出口業陷入了絕境。

由上所述，僅是民營企業在官僚資本重重壓迫下的片段情況，除此之外，還受到政治上的種種迫害，舉一個例，民營企業依照中央（蔣中央）法令所納的捐稅，往往又不得照中央（蔣中央）法令，便加重了負擔』（註二十五）。

當然，作者所說的官僚資本，就是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作者說的話，是有些毛病的，例如說官僚資本『與買辦資本相勾結』。原來官僚資本之所以為官僚資本，便因為它又同時是買辦資本，二者是一體的。關於事實也有些說得不完全。例如，他沒有說到關於交通的獨佔。四大家族所獨佔的全國鐵路網、公路網、輪船公司（我國現在的輪船約為五十萬噸，宋家的招商局就佔二十五萬噸）、與外國『合作』的或外國直接經營的航空公司，（例如，從前與法西斯德國合作的歐亞航空公司，與美國合作的中國航空公司，最近四大家族完全出資所成立的陳納德航空公司），（在抗戰時期，連驛馬的交通也被國斷了），除了供給蔣家軍隊的內戰軍運之外，不但是給了四大家族商業獨佔以便利的條件，而且又是給了四大家族工業獨佔以便利的條件。又例如：四大家族對於民族自由工業的剝削（它是由工人勞動的剩餘價值所轉化的），除了所述的軍稅去分割它之外，還經過高利貸及保險等去大量分割它（如保險：外資的保險業不算在內，四大家族控制下的所謂『官營』保險業的資本佔蔣管區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只就四大封建官僚家族這種獨佔，已使得一般民族工業『山窮水盡，瀕於死亡』（註二十六），而與貸與美國帝國主義資本的襲來，一切民族自由工業，就到處都在呼喊着『奄奄待斃』，呼喊着『窒息』。對於抗戰有功的工業，四大家族一律加以剝削。『後方工廠，請求當局救濟，當局要人對於他們援助抗戰功勞，一筆勾消，且振振有詞，指摘抗戰工廠機器落伍，經理不善，不配救濟，一口拒絕』（註二十七）。『各遷川工廠可謂當年艱難辛苦而去，今日傾家蕩產而回，尤以中小工業受創最苦』（註二十八）。據本年七月間報載：『在中國全國工業協會直屬分會的會員不下四百七十餘家，其中約二分之一停工，遷川工廠聯合會的會員廠三百八十家中，有一百二十二家正式停業，中國中小工業聯合會會員，正式登記的一千一百餘家中竟有百分之八十停工，而且所謂不停工的，也不過是名義上的開工或半開工的情形』（註二十九）。重慶是這樣，其他各地情形也是這樣。至於大的工廠，果如被四大家族和他們系統下的人物看上了，那不可免的又有一番吞併的戲法，例如下面的報導：

『重慶豫豐大工廠，勝利後因工人要求發給遣散費，而發生工潮，……就來了官方整理，在整理過程中，官員們攫得股權，不久，他們又說此廠無需「國營」了，還是商辦吧，好在平地一聲雷，股票早已落在這般「亦官亦商」的大人物手裏』（註三十）。

當然，惟利是圖的四大家族及其部屬，究竟不僅從事接收抗戰有功的民營工業，甚至他們在抗戰中所巧取豪奪而來、並與民營工業競爭而取勝利的自己『官辦』或『商辦』的工業，只要有更多的利可圖，他們也加以拋棄。一方面，如果某種美貨比較『價廉物美』，轉進口可以賺錢更多的話，他們就一定把產生那種貨物的自己工廠關門，四大家族霸佔的官紙廠的停工標賣，便是一例（註三十一）。就是說，他們決心完全當美貨的推銷買辦，另方面，正如本年七月間報上所說：『當局所熱與起之「工業建設」，或依在購買外國工廠，或與外資合作設廠，因此後方設備陳舊之廠商，似已不屑再加維持，民營工廠當亦不在例外』（註三十二）。然而，在官營上，四大家族在抗戰中或勝利後，獨佔或聯合，都是在那裏摧殘民族自由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

民族自由工業在四大封建買辦家族的殘酷統治下，竟至沒有出路，這是肯定的，不能夠倖免的命運！十九年的經驗是這樣總結的，抗戰以來——尤其是勝利以來的經驗更是這樣總結的！

（六）腐爛的東西不能夠有生命

四大封建買辦家族本來除了拍賣祖國、殘殺人民、擄掠全社會的生產力之外，是不能有更多的工作的。他們獨佔的工業的生產力，與民族自由工業比較起來，完全是歷史的倒退，歷史的反動。

四大家族的官辦獨佔企業，在經營上，有它的傳統，這就是如一個作家所說：『我國自清季以來所辦的事業，所用的方法，是做官的方法，而不是工商業管理的方法』。所有四大家族的獨佔企業，乃是十足的龐大的官僚衙門。這些衙門的能力和職業，乃是壓迫民族自由工業，而並不是發展生產。在抗戰時期，有人寫道：『有一個[illegible]的百貨公司，採辦環球物品，管理方面不過二十多個人，若改為「國營」（按：指四大家族的官營），就要設六大處，二十課，僱用三百個職員』。（這人說的是商業，但工業同樣）。（三兩天可以結束或決定的事項，常有一轉再轉非一週半月，乃至更久不能出門』。『一張發票要蓋三十顆圖章』（註三十三）。至於內部的貪污和關係，那就更說不盡了。『慘勝』以來的情況同樣，例如：有名的中紡公司，一個作者寫道：『大規模經營紗廠，本來最合經濟原則，用人節省，成本可廉，現在該公司卻適得其反，舉單總公司大小職員七百餘，完全成了一個官僚機關，天天在那裏等因奉此，等來等去。各廠真正的人才，無法延攬，不學無術濫竽充數之輩，總經理卻可任意添派。滬東某廠紗錠五萬，布機八百，未接收前，日本人只用職員三十七人，內事務員五人，技術員三十二人，現在該廠職員照章規定六十餘人，內事務員四十，技術員二十，本末倒置如此！以言購料，原棉由總公司向國內外訂購，不管好壞向廠中配給，有時紡二十支紗配送四十支原棉，有時紡六十支紗無棉送時，以三十二支原棉塞責，廠長均無權過問。機件損壞，添配機件小至螺釘，也要總經理批准，才能購買，而又往往一張申請購買單，三四星期不見批示，或竟永無下落，於是損壞由它損壞好了』（註三十四）。事實上，現在四大家族所霸佔的收復區紗廠，生產力正被大量地破壞，大部工廠沒有開工，許多機器和原料已變成了廢物。

這種官僚的工業組織就決定了它的生產力。在抗戰時期，例如：『有一個官營燈泡廠廠長說：在與民營工廠時，用二十二個職員可產一萬個燈泡；現在用七十個職員卻只能生產三千五百個燈泡』（註三十五）。這種生產力的比較，說明了以四大家族為主體的官僚企業之充分的歷史倒退性和充分的反動性。『慘勝』以來的情況也仍如中紡公司的例：該公司的錠子還有一大部份沒有開工，並且不去設法，只就開工的情況來說，據五月間報載：『一般生產水準，係以每錠子從天生產二十支棉紗總在一磅上下，現在該公司開工七十五萬錠出紗七百件，約合每錠四磅，這樣的產量只及戰時後方的小型紗廠，是應該在淘汰之列的』（註三十六）。又該公司某廠女工說：『從前日本人的於紗錠稍有損壞即加修理，現在則馬馬虎虎，仍舊用的下去；機器消損得厲害，我看紡建公司的錠子，二年之後恐怕多要完結的』（註三十七）。『應該在淘汰之列』，『要完結』，這就是從生產力方面考察、而對於四大家族獨佔工業得出來的正確歷史結論。

當然，這種腐敗的官僚獨佔工業為着保證其超額的或獨佔的工業利潤，對於工人們的剝削，那是很殘酷的。應該說，他們對於這點卻是最認真的。四大家族不是把工人當做自由的工人。三十二年七月間，蔣家朝廷的『經濟部率[illegible]命令，規定各公營民營工廠工人應嚴格採取連環五保辦法，並規定關於擅自離廠之工人，絕對不准收容』（註三十八）就是說，四大家族是把工人當成奴隸來看待的。真正是四大家族的封建的、買辦的、軍事的獨佔工業的主要特點之一，又正是其歷史的腐朽性的表露之一。中國工人階級在這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所受的掠奪，本來是特別殘酷的，帶了半封建的性質。中國工人們的工資是極低微的，工作時間是很長的，勞動強度是時常無情地被增加的。中國工人們所被榨取的，不僅是全部剩餘勞動，而且他們維持生活所必要的勞動，也時常大部分是被搾取而去。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獨佔工業所以要把工人們當成奴隸來看待，就是為的更便利於掠奪他們。

又次：以四大家族為主體的許多工業，主要的又是投機的商業公司。它們一方面既藉企業的名義而吞併民族自由工業，另一方面又同時把商業的投機作為發財的保證。在前一章，我們已提到有名的揚子企業公司，其實是天下最著名的一般例。例如：川康興業公司的『從事桐油豬毛抗戰之國際及貿會投機：桐油多在每噸五千元市價時購進，十萬元以上賣出』（註三十九）。又例如：孔祥熙當選勞動節中央製藥廠發業部即囤積了大量的藥品（註四十），用為商業的投機。四大家族的工業與封建買辦的商業投機是打成一片，而結果乎一切不能之財也就這樣而來。

『慘勝』以來的情況，我們又再拿中紡公司為例：前引的作者曾說過：『政府對於國營紗廠似乎是純投機性的營利目的』。這個公司是一例。本年五月間一個報紙寫出了這樣的標題：『中紡棄作買辦』：『國西將來面近來運滬之棉布，數量甚多，此由中國紡織公司營營』。（註四十一）對於棉花，它一方面由棉業

（下接第四版）

中國四大家族

（上接第三版）

陳伯達

一轉入，『除用川之外，還可以親寶，可謂兩獲手段』（註四十二）。對於它已出產的棉紗，則更作爲商業投機的利器：『上海紗的生產，已完全操縱中紡公司之手，而中紡一旦停止供紡，整個紡織業就會因此不能開工，所以中紡公司操縱了棉織界，對他們有着「生殺之權」，就利用這一點，不斷提高紗價，以圖厚利。同時又不肯充分生產，拒絕分配給，使市面上經常存在着原料（紗）斷絕的恐慌；借於有了紗，就大家搶購，價格以此抬高』（註四十三）。至於紗價與成本的距離，那是很驚人的：『據調查：中紡公司紗價成本每包不及六十萬元，而售價則在一百一十萬元以上』（註四十四）。

事實完全證明：這種種形態的四大家族，這些完全寄生的腐朽的東西，是不能夠有什麼生命的；而民族自由工業雖然已經是被帝國主義與四大家族所捆縛，然而它們却具有逐步地發展之絕對的可能，是有一定歷史生命的東西。一撮小臭蟲——托洛茨基之流，誇大四大家族封建買辦的工業獨佔，否認民族工業的發展，只是說明了那一撮小臭蟲終究只是一撮小臭蟲。

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說明了四大家族在歷史上必將很快死亡，但正如前面一切事實的分析，就是新舊的鬥爭。四大封建買辦家族在其發展中，對於民族自由工業是在不顧一切地壓迫，因此民族自由工業要戰勝這種被摧殘的狀態，就必須與農民解放鬥爭結合起來，以保證民族的解放，以廣大農民社會的生產力。這才是民族自由工業的唯一出路，再沒有也不能夠有別的出路。

註一：引文均見錢昌照：『兩年半創辦重工業之經過及感想』，『新經濟』半月刊第一期。

註二：吳若虛：『戰時的重要經濟活動』，『世界知識』六卷三期，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註三：羅敦偉：『中國鋼鐵廠營借概況』，『資源委員會月刊』，一卷三期，二十六年六月一日。

註四：孫傑仁：『中國鋼鐵業之前途』，『中華週刊』一卷十九期。

註五：金湛敷中平：『中國銅業之發展』。

註六：路雅漢：『論目下中國經濟的景象』，『認識月刊』二期。

註七：『四年來之物資統制』，『財政評論』第七卷第一期。

註八：吳鎮：『國營與民營事業的關係』，『新經濟』二卷二期。

註九：原信見張安世：『統制經濟與保衛經濟』，『觀察』第二十二期，二十八年八月出版。

註十：余突仁：『資源會工礦展覽會輪廓』，『中國工業』二十六期。

註十一：陳明選：『泛論健全公營事業』，『財政評論』，十一卷第四期。

註十二：見三十五年六月一日重慶該報社評。

註十三：許德珩：『中國工業化及其前途』，『四川經濟季刊』一卷二期。

註十四：見『四川經濟季刊』，一卷四期三一七頁。

註十五：白鳥：『鋼鐵』，『商務日報』，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十六：沛然：『川工廠出品展覽會巡禮』，『中國工業』第二期。

註十七：許滌新：『中國工業化及其前途』，『四川經濟季刊』一卷二期。

註十八：參考『四川經濟季刊』一卷三期十七頁。

註十九：張錫昌：『中國工業化的當前問題』，『中國工業』十三期。

註二十：『經濟週報』二卷十八期。

註二十一：三十五年六月九日『文匯報』。

註二十二：四六年三月五日中央社。

註二十三：三十五年七月二十日『經濟快訊』。

註二十四：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商務日報』。

註二十五：齊民：『官僚資本與民營企業的厄運』，『綜合晚報』（四六年六月三日）。

註二十六：鄭賓：『紡織業危機深重』，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上海『綜合晚報』。

註二十七：張綱伯：『參國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

註二十八：李燭塵：『工業危機之成因與挽救』。

註二十九：彭陽：『商品中的民族工業』，三十五年七月十日『文匯報』。

註三十：三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消息』。

註三十一：三十五年六月二日『工商導報』。

註三十二：三十五年七月九日『文匯報』。

註三十三：陳明遠：『泛論健全公營事業』，『財政評論』十一卷四期。

註三十四：張翔：『國營紡織的前途』，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文匯報』。

註三十五：阮有秋：『戰後工礦建設問題』，『四川經濟季刊』一卷四期。

註三十六：同註三十四。

註三十七：三十五年五月二日『大公報』。

註三十八：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新中國日報』川康副訊。

註三十九：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商務日報』。

註四十：三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大公報』。

註四十一：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工商導報』。

註四十二：吳德初譯，『經濟週報』一卷十八期。

註四十三：同註二十六。

註四十四：『民主世界』，三卷四期第二頁。

註訖。

六　封建的、買辦的、軍事的農業獨佔

（一）全國性的最大的封建奴隸主

關於四大家族的起源及其金融的、商業的、和工業的活動的分析，業已說明了：四大家族這些活動的主要對象乃是農民，而其龐大的財富，主要是從農民那裏掠奪來的。這個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落後的經濟，乃是四大家族封建買辦經濟之掠奪的基礎。

在四大家族統治之後，中國的佃農就更迅速地增加了。據國民黨政府的中央農業實驗所自己的統計，從民國元年到二十八年全國平均的佃農從人口百分之二十八增到百分之三十八，半佃農則從百分之二十三至百分之二十七（按：十六年到二十八年的數字係國民黨統治區十五省的平均）。但這種平均，其實就是抽象的數字；因爲最肥沃的土地，佃農增加的數字就更大。例如：四川成都新都等縣，抗戰時期的調查，佃農的比數或達百分之七十以上，川東之巴縣江北等縣，其佃農比數或達百分之八十（註一）。佃農的增加，當然是和土地的集中成正比例，是土地集中的結果，例如：成都平原百分之八的地主佔有土地百分之八十，重慶人口百分之二的地主佔有土地百分之九五·六，等等（註二）。關於集中的速度，也仍『以四川爲例：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五年中，該省地主的地產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九至七十，而在西康，則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九到百分之七十三』（註三）。和這種土地集中相連的過程相反映的，是地租數目的大大加多。本來中國農民被地主剝奪的地租是很可怕的，時常達到農業收穫量的百分之五十、六十、七十，或八十不等。由於中國農業生產力在封建制度下的低下，一般剩餘勞動量是很小很小的，剩餘勞動經常是在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左右，在較好的土地條件下，也只在百分之五十左右，但在比較好的土地，地租量又通常是最高的。因此，這種地租掠奪的規模，就不但佔取農民剩餘勞動的全部，而且還侵佔農民維持生活的必要勞動的一定部分，甚至其大部分，而這就構成了中國封建地主的財富。在蔣家朝廷的統治下，這種地租的納額也更提高起來了。在抗戰之前，例如：『據民國二十三年廣東台山縣政年刊，五年內該縣上田每畝租價自二十元增至卅元，加了百分之五十』（註四）。在抗戰中，例如：四川有個縣的二十七家佃農，從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其租額增加的指數從一〇〇到一八一·四（註五）。蔣家朝廷管轄下的省份，情況當然都是一樣。所有這些都說明了四大家族的統治極大地加強了封建的掠奪。

這種封建奴隸主的土地集中與剝削加強，正是和大金融資產的集中及其在農業上的活動聯結在一起。在四大家族的統治下，各地新舊地主的代謝變化很劇烈。舊地主步步沒落了，新地主很快地取得了舊的地位。據民國二十四年四川十縣的調查，新地主佔百分之三一，佔全部地主所有的土地百分之九十；舊地主佔百分之六十，佔土地百分之十。這算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新地主大部都是『七財主』，而新地主的成分大部分是和四大買辦金融集團的政治權力相聯結，而又能直接參與市場上投機倒把的、帶有洋味的新財主。他們多屬國民黨的官僚、軍閥、黨棍，依靠政治權力以實行土地的併吞，或把舊地主們倒在自己的下面，而成爲四大家族對農民實施統治的社會支柱，就使四大家族的統治成爲民國以來最黑暗的封建專制。

四大家族除了個別在農村、城市或交通要道與港口有直接的大地產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們乃是全國性的、最高在上的、最大的大地主。中國封建時代有一句老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現在的這個『王』，就是蔣介石。用一比喻來說，全國各地的地主都好比是二房東或三房東，而四大家族則好比是全國性的大房東。蔣家朝廷治下的一切農民，包括佃農以至自耕農，在實際上，都是四大家族的佃戶。而且四大家族不但在金融上、商業上、工業上掠奪他們，而且還同他們收『地租』。至於四大家族的收租方法是用賦稅的形式，有的是直接收取自農民，有的是間接經過地方的地主，而多數場合是以前者爲主。四大家族收租的『爪牙』和『狗腿子』，就是他們御用的軍隊、大小各級官僚和土豪劣紳。

大家都知道：抗戰之前，在蔣家朝廷統治下，農民身上所負擔的直接稅或間接稅，都比以前特別加重。各種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光怪陸離，貪污中飽也特別厲害。『據卜凱在民十八至民二十二之調查，全國農村，有一百八十八種不同名稱的租稅，而每畝稅率是六元三角四分或美金一元七角九分，而美國在一九三二年，每畝農田只須納稅美金四角六分』（註六）。就該田賦附加來說，就已經超過原來田賦幾十倍，（直隸清苛捐雜稅時，田賦附加還未超過正稅的十二分之一，四大家族統治的掠奪性比清朝北洋軍閥大得很多了）。此外，還有各種對於農民的強迫勞役、抽調壯丁，等等。這更應當不去算進一筆賬。現在就抗戰以來吧。

田賦徵實——這是四大家族一種收租的形式。打一位同志的計算：『至三十一年，如果以田賦徵實的四川爲例：稻田每市畝平均產穀四市石，而所負擔的徵實、徵購、縣公糧附加與地方積穀及攤派在收租時規定的百分之一·五的「折耗」等項，共計爲二市石三斗八升，也就是說佔稻田收穫物的百分之五九·五，要被政府拿去。在湖南，每畝所負擔的佔各項總數，以濱湖十縣爲例，計合收穫的百分之五二·七九。在雲南，也達到了百分之四九。……』（註七）。正如一個作者所說：『田賦徵實徵借的負擔，名義上雖爲田地所有人，實際上則直接或間接由佃農負擔，而中小地主負擔的也是一大部分或全部分，……』陳則『四川大地主之田糧，若不到半數』（見大公報，三十年十月一日社論），而四川省交際賦的總額仍可足額，有待且可超出。同時，所有大小地主們都以政府增加田賦爲理由，竭力提高田租。原來收錢的改收實物，租額增加之外，並加押租和附租的租額。從民三十年起，一般地主對所收增加了的田賦負擔，就一絲一毫地分攤給佃農身上』（註八）。在抗戰時期，『有一位參政員且說：有些四川的一部分的農民，爲了應付徵實與徵購，不得不賣其所有，連自己必需的糧食亦須繳納』（註九）。

『勝利』之後，蔣介石說了：三十四年在『收復區』，三十五年在『大後方』，豁免田賦一年。這個偉大的地主的好大德惠！可是：這個大封建奴隸主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就是在『免賦』的命令之後，再加上一個命令：『再加緊掠奪吧』！三十四年在『收復區』『四大家族並征田賦』，『名義上雖免一年田賦，而事實上各縣的強迫繳款，很有許多要超過正額了』，並且增加了二倍的攤派（註一〇）。至於三十五年的『大後方』呢？『田賦依舊徵實徵借，且賦額提高，規定田賦每元應征稻穀四市斗，又徵借四市斗，再加征公糧三成，合計應征稻穀十斗二升，較戰時田賦增加四倍以上，且超過戰時負擔』（註十一）。三十五年的『豁免田賦』本來是不『免』的，但『仁慈』當然也不說了：『……最重要的區域，就是從前征稅過苛，大部約一元四角左右，合之當時米價，也不過征到每畝一斗五升至二斗，所以，現在連帶征公糧積谷在內，每畝須要征到六斗以上，這種變相的加賦，其所加的數量，不但超過了田租的收入（……每畝所收租米只有三四斗），並且要超過了……所得到的實益（每畝收益不過一石五斗，……），不夠應付人工的開支）』（註十二）。

所謂『徵購』，有些地方稱爲『徵谷』，和徵收沒有兩樣。……（註十三）。在抗戰時，江西『有些縣份……』。『勝利』之後，在江蘇昆山，『今年市價每石逾萬元，……』（註十四）。……故徵收徵之收以所收穫之代價，不過十分之一，無異全部捐輸。……其餘則按田攤派，每畝六升，不分有無耕田與租田，一律由農民繳納。……』（註十五）至於所謂『徵借』，就更是徵借沒收。

四大家族的『煉獄手』——老爺們的大斗收進，小斗撒出，以及各種變相的雜捐雜費與伙食費，……如果把這一切都算上去，那末，農民負擔的數字當然就更難於計算了。

據本年八月十七日一個外國通訊社上海電訊：『此間估計去年田賦徵實及徵借在全國國民黨區共約一萬萬一千七百五十六萬七千擔。當然這還只是公開的正式的數字而已。而今年所規定的，則已增至二千九百餘萬擔，而今年的數字竟爲去年之二倍。』……不管怎樣的人民都懂得，而蔣家朝廷的『收租』是隨年俱增的！

就是在『徵實徵購徵借』（註十六）、罄南山之竹，不能盡述蔣家朝廷這『徵實徵購徵借』的各種慘絕人間的罪惡。江西一個陝江縣的紳士說：『陝江縣經敵人的蹂躪，人口只剩三萬多了，可是徵購的數額都分配到十萬石之多，照目前的人數，連吃奶的嬰兒包括在內，每個人平均要出三擔谷，其實我們連自己吃的都沒有，那裏還有餘糧』！（註十七）但是以『道德』立家的蔣家朝廷偏偏催的出谷卻『一天比一天緊急』，光是蔣主席的手令，就有十餘個之多』（註十八）。又例如：河南安陽『會有這樣一件平凡的事件』：『平凡的事件』嗎？——一個人叫李金聲，今年收了七十石麥子，可是官方強派了九十石麥，他爲忠實完納，把收的麥子全數繳納之後，家裏斷炊了，於是全家十二口都服毒自殺了。在這同一個村子裏，還有一個張金然，他有三角田賦，派了他六斗麥子，可是他只收了三斗，全數繳出後，他帶着妻子三口投井自殺了。濟生縣第十五保張縣村五甲四戶一位四十七歲的寡婦，她把收的麥子全數繳出以後，還差一斗多，她沒有辦法，用一條繩子，一頭繫住她那個兩歲的孤兒，母子兩個同時自縊了』（註十九）。

當然，四大家族這種收租與沒收的方法，不但對農民，而且也和某些地主——特別是中小地主——有矛盾，因爲四大家族在某些場合，掠奪了他們原來的地租部份，甚至對於那種和國民黨政治權力沒有關係的無權無勢的地主，就強迫取了其地租的全部。江浙一帶『官陽有田主某，所收租谷共八百餘擔，全數完了賦稅，還少一百擔，賣去房屋來補足的』（註二十）。江蘇常州『富民只利得糟粕力竭，無可再刮，於是又轉移其目標於田主，負命田主貼補軍糧，每畝米價三百元，以……如隱匿不登記者，……』（註二十一）。四大家族是封建土地制度的保護人，而它們經濟上的獨佔性，就要求獨佔封建制度的一切利益，因此，它們對於地方性的中小地主以至某些地方性的大地主，都帶有排擠性、吞併性，而且同樣地是苛捐雜稅。

四大家族對於掠奪的糧食，一部分變成黑市的投機，一部分由四大家族的爪牙吞沒，更大部分作爲蔣家朝廷殘殺人民、進行內戰之用，那些蔣家朝廷的爪牙們也可以撈些油水，以便於叫他們作四大家族的『忠』誠『孝』子。

但是，徵實、徵購、徵借，還只不過是四大家族收租的一部分，除此以外，還有各種『今古奇捐』和『民國萬稅』，不但在抗戰之前沒有少過，而且是越來越多，愈發出奇了。例如：四川『農村中每年除了一斤不減的二千五百萬石的徵購徵借以外，還得負擔一百幾十種攤派。——鄉村所負擔的各種非正式捐款，有縣公所辦公費、鄉公所官兵伙食費、保辦公費、鄉保隊伙食費、壯丁安家費、駐軍費、副保薪費、修槍械費、特種保衛費、員警伙食費、積谷徵募費、慰勞費、保學校設備費、消防設備費、救國捐，總二十三項，這是比較固定的，還有鄉村保甲中的經常攤派，過年過節的攤派』（註二十二）。那個有名的攤派萬稅，不守若干落入四大家族的各級家奴，也經常使農民難以所有而過不足。至於強迫勞役，徵丁，派夫，無償徵用土地，也更非抗戰之前所可比擬了。

（二）全國性的最大的高利債主

四大家族既是全國性的最大的地主，同時又是全國性的最大的高利債主。

中國農民由於受了無窮盡的剝削，就不得不乞求高利貸，以求拖延自己的生命。抗戰之前，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調查，全國借錢的農家佔百分之五十六，借糧的農家佔百分之四十八。又據『四川中國銀行』調查一千五百五十六家農戶，負債百分率佔百分之六十一，而其中三十家以下者，……此外還有一路照當時的趨勢，……（註二十三）。在蔣家朝廷統治之下，農民的負債是有更加嚴重的趨勢，……四大家族便是最大的高利債主的地位。

四大家族的高利貸所謂『農民』金融機構，第一個是江蘇農民銀行。『這是四大家族背叛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反共反農民之物，在一九二八年七月間成立的。「其基金與北洋軍閥採辦有關。一九二六年國民黨爲了維持當時的北伐軍（按：即在蔣介石背叛三大政策之前，國共合作的革命北伐軍），籌款無措，於是下令江蘇各縣徵收田畝附捐，每畝二角，可是革命的迅速失敗，使他不及用來而且不及帶共這筆款子，就作了後來江蘇農民銀行的基金，而這筆款子在各縣有徵收完全的，有未開徵的，江蘇仍令各縣征收，准可遍設農民分行支行」』（註二十四）。這是接受了和繼承了北洋軍閥對農民強制掠奪的事業，而這『農民』銀行的業務便是吸取農民的膏血，其職務便是反對農民的解放。這銀行，實際是由陳家CC系所領導，該行經理就是陳家CC系的幹部趙棣華。

在第三章裏面，我們已說到中國農民銀行的來歷，它更是在反對農民的血腥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並以陳家爲基本力量的銀行。『農民銀行掌握了「農貸」和一般農業金融，輔導「合作」事業，及土地金融的獨佔權利，並與中、中、交三行分享國庫、資金等業等權利。在內戰時期，CC份子曾借着他們所利用的「合作社」，並在蘇浙川三省成立省合作金庫（即合作銀行）。抗戰後，他們便排擠了一部份資產階級的農村合作事業，而一手壟斷了。從一九四一年起，CC派更進一步地製設中央合作金庫，由於大官僚資本間各派的鬥爭，特別是由於前年國民黨在豫湘桂對日之役的潰敗，曾一時的停頓，最近他們又積極的準備開張，資本半數由「國庫」撥支，農行出資三分之一，國民黨區各省合作社省縣合作金庫也被攤派了六分之一。中央合作金庫的董事長亦爲陳果夫，而CC重要幹部谷正綱、壽勉成、張厲生、陳布雷咸任常董。（按：事實上其他三大家族都佔了一腳。）從此全國近五百的省縣合庫，將成爲CC中央合庫的子公司，更加擴大了CC的金融體系』（註二十五）。

本來農貸是四行都進行的。據『三十年農貸報告』，中國銀行的農民結餘總額佔四行局貸款的百分之三九·一，交通銀行佔百分之七·八，中央信託局佔百分之五·八，農民銀行佔百分之四七·三（註二十六）。在三十一年後，農貸就由蔣家朝廷規定爲農民銀行獨佔的事業。在蔣家朝廷統治之下，四大家族已逐步代替舊時農村高利貸的地位，形成爲獨佔的新式高利貸主。例如，『據中國三十年中央農業實驗所各省調查結果，各種放款機關分類：私人放款佔百分之二十七，典當佔百分之十一，商店佔百分之九，錢莊佔百分之二，合計佔百分之四十九』（註二十七）。就是說，以四大家族爲主體的銀行貸款已佔了百分之五十一。這種發展的過程是極端迅速的：『二十四年各銀行（按：主要是四大家族的銀行）通過農村「合作」組織的放款（按：指四大家族及其爪牙所控制的「合作社」），總計在二千四百萬元左右……。我國典當放款於農民之總額，約爲一萬萬六百萬元左右。由此可見抗戰以前各銀行通過農村「合作」組織之放款僅與當舖農村放款五分之一。抗戰以來（按：指材料至三十年）與當業農村放款呢？僅當「信用合作」放款八分之二，兩相比較，實足以表示農村合作放款因抗戰而發展的推進，已經在農村金融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註二十八）。

四大家族農貸的高利貸性，其一，是由以下期限的情況所決定的。這種貸款的期限大都只是一年。『這一年一度的貸款，名曰「救濟農村」，但結果使農民反而受到加重的剝削！爲什麼？因爲在春荒時期，各物必然比較昂貴，農民纔能借得少數款項，而利用此款所能購換的物品（購買力）、因之也比較不多。到了秋收以後，還款期近，而農民所能出賣的農產品，卻因價跌價之時。平白的說，一個忠實的農民，春天向金庫借款十元，假定只能購穀一石，到了秋冬，必須賣穀二石半或至二石，方能將金庫的貸款如期還清』（註二十九）。所以，這是很殘酷的高利貸之一種。

四大家族農貸的高利貸性，其二是由借款者的性質所規定的。『這種農村放款，受到好處的決不是農村中最貧苦最需要資金的農民，而大半是有相當田產或較富裕的農家，甚至有一部份資金變成農村高利貸者的本錢』（註三十）。四大家族各金融機關，多半是首先放款給所謂『農村合作社』，但是，在四大家族統治下，『合作社』不過是『爲地主豪紳所利用操縱，徒增高利貸猖獗的氣燄，赤貧的農民大眾被擯於合作社門外』（註三十一）。或者是『首先放給聯保主任，聯保主任再放給保甲長……得到款項之後，總貸給貧民，以吸取更高的利息』（註三十二）。

根據上述種種，可見四大家族的農貸，一方面是要從金融方面集中吸吮農民的血液，另方面又是要從金融方面扶植自己在農村統治的新社會支柱。最近蔣介石曾經召集了陳果夫谷正綱等，提倡『合作』金庫，『指示應切實加強，俾成爲實現三民主義之基本經濟組織』（註三十三）。封建的與殖民地的農村，是四大封建買辦家族集中佔有和實行法西斯主義的基礎，這是蔣介石所知道的。他要使他們的『合作金庫』加強，以成爲實行法西斯主義之基本經濟組織，就是說，要經過它以重新加強四大家族在農村中的統制。陳家CC法西斯集團，成爲蔣家朝廷反動政治的中心，由此也更是很明白的了。

經過四大家族所謂『資金歸農』的結果，『使得債務人的債累，一天大似一天，債台一天高似一天』（註三十四）。農民負債的更多，農村更窮，因爲資金歸到四大家族的『金庫』裏面去了。

農貸同時產生了各種農業作物被集中掠奪的結果。原來的農貸是『大多集中在少數交通利便之區，或商業性農作物發達的區域』（註三十五），『一般狡猾的人，往往藉機大量農貸的機會囤積穀物，待價而沽』（註三十六）。這實在是一舉兩得：四大家族及其爪牙們利用農貸，一方面獲得了高利息；另方面則在借出的時候又以賤價買進農產品。

所謂『農業倉庫』的設置，接着也就在這裏暴露出來了：這只是便利於四大家族及其爪牙——囤戶、地主、商販的商業投機的倉庫：『一面以低價收買的農產品，押與倉庫，待着價而後沽之，更借低利資金的週轉，拿抵押所得的款項，做爲重複低價收買農產品的資金』（註三十七）。

（三）幾種掠奪農民的農業公司

四大家族在農村中，又是封建的與買辦的最大的商業資本家，這點我們在第四章論四大家族的商業獨佔的時候，已說到了。四大家族還有各種壟斷農業的商業公司，例如：以孔家與陳家爲主的中國植食工業公司，就規模很大：『一方面壟斷國內糧食的買賣，或進行「加工」（該公司設置各種加工的工廠），一方面又壟斷洋米的買賣（直買到巴西和南美各國），使中國變成外國糧食的市場』。又例如：以陳家爲主的棉花運銷公司，規模也很大。

除了這類壟斷農產品的商業公司之外，四大家族還有各種有關農業的公司，各種大農場。

華西墾殖公司是陳家在抗戰時期有名的重要企業之一。這是封建的大地產公司。一個作者寫道：『一般墾區，往往重視公司本身的發展，而忽視墾殖，甚至以墾殖爲名，實則從事收購土地，變得地權，坐待土地漲價，或者由佃戶分別承墾，而收取高額地租。例如：上述華西墾殖公司，在政府和銀行的優惠條件協助之下，……半個半購的佔有耕地十萬餘畝，加以經營，待地價上漲，且仍以類似租佃的關係與墾民與耕。現在各省所有大規模水利工程完成區域，往往即有墾殖公司的組織，其用意亦復相同』（註三十八）。湖口孔子、諸口國幹的陳果夫、立夫的公司對於農民就是實行了這樣的霸道！由宋子文任董事長的甘肅水利林木公司，其『墾業』所到的地方，也即『轉爲投機牟利之場，或高價收買，或恃勢佔有，土地集中在在皆是……』（註三十九）。

據三十三年的報導：以陳家爲主體的中國農民銀行『直接舉辦者，有農業企業公司、農具公司、農業機械公司，農業保險公司，中國林木公司；與各省府合辦者，新疆林墾公司，廣西水利墾殖公司，浙江林墾公司，福建林墾公司，等』（註四十）。至於不以農業爲名的，例如，陳家系統下的大華企業公司、華西建設公司，也在農林範圍進行活動。但這類公司也是六部帶有壟斷農業品的商業投機的性質。

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的所謂『新贛南國民經濟建設公司』，其業務之一，也是從事農業的壟斷活動。

『勝利』以後，原來日寇掠奪中國人民的一切農業機構，以及掠奪來自農民的土地及其他財產，都被四大家族及其爪牙所劫收，變成了四大家族及其爪牙的私有物。例如：在台灣，日寇兼併的土地及其所謂『官有地』（據調查：日寇強佔的『官有地』佔人民私有地的二倍），都劫收爲蔣家朝廷的『官有』。在東北：『東北墾業公司』，佔有約五十餘萬畝，偽滿洲農場，佔有稻田四十三萬餘畝（其中所屬渾河地帶水利組織共有稻田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畝，年產一萬零百四十八噸）；『華北農事試驗場』，佔有農田二十七萬畝（現改爲中農實驗所北平分所，宋子文撥定該所去年度事業費五億元，此項經費之大，是與農林部全年經費相當）；碾米廠即撥歸『中國設備最完善之第一大碾米廠』，其他有關農產品的工廠，也都一齊被四大家族所吞併。東北的營口墾田之大農場，『面積三十萬畝，利用電力排水，建築爲近代式，爲東北建築完善之農場之冠，過去年產水稻四萬噸，佔全東北水稻產量十分之一』（註四十一）。這是東北人民的財產，然而竟爲蔣家朝廷所劫收。東北偽滿的『金融合作社』也是陳果夫的劫收物。

上述四大家族一切的農業公司以及所劫收的財產，無疑地是四大家族用以加強它們在農村中的封建的、買辦的、軍事的統治與控括。孔家所屬有近又在創辦『中國農業機械特種股份有限公司』，這是要到將農民所用的生產工具也加以壟斷，進一步地操縱農民的生活命運。總之，這一切都是四大家族加強中國農民的更慘苦的標誌。（未完）